

文 學 叢 刊

遇 遭

魁

金

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

有版權

定價六元

# 遭 遇

金 魁 作

發行人

吳文林

發行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

上海重慶路一四八號  
重慶國民路一四八號

印刷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

# 巴金主編 文學叢刊

第六十六集  
共六十冊

|     |     |    |     |     |       |     |      |
|-----|-----|----|-----|-----|-------|-----|------|
| 魚汛  | 三月天 | 荒  | 使命  | 利娜  | 秘密的故事 | 遭遇  | 隨糧代徵 |
| 宋   | 屈曲夫 | 田  | 李健吾 | 巴   | 舒     | 金   | 高    |
| 樾   | 樾   | 濤  | 吾   | 金   | 羣     | 魁   | 詠    |
| 短篇  | 短篇  | 短篇 | 短篇  | 中篇  | 中篇    | 中篇  | 長篇   |
| 江南曲 | 木廠  | 沉淵 | 投影集 | 囚綠記 | 霧及其宅  | 夏蟲集 | 貝殼   |
| 王統照 | 鄒荻帆 | 林  | 唐   | 陸   | 靳     | 繆崇羣 | 莊瑞源  |
| 詩集  | 長詩  | 戲劇 | 雜文  | 散文  | 散文    | 散文  | 散文   |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三月初版

三十七年七月再版

# 第一章



「捷報貴府艾先生，官印大鵬，今由專門學校肄業期滿。蒙政府考取得業士一員，經中央教育部註冊，照章發給畢業證書。特此馳報鴻禧。中華民國二十三年本月吉日喜報。」

這張報喜單子真個堂皇呵！頭二號的木版字，黑黑的印在整幅的黃色毛邊紙上面，不但有硃筆的鉤圈，畫點並且還齊年壓月的蓋着「喜報關防」格式夠多麼嚴重。

嚴重得都讓上年紀的艾老把眼淚樂出來了。他拿出從來沒有過的神氣，得意的神氣未曾有一些猶疑，真的就一下賞給了『報子』三塊白花花的銀元。更立了誓，把這報單要貼在門前，至少非貼上三個月不可。

也難怪，一向麼，他總同大多數村人們遭受着一模一樣的惡運道，天天受着縣裏的氣。那種痛苦，實在比天災還厲害，直弄得大家都愛順口流出：唉，這也沒啥法子麼！

那麼這回，且別管兒子怎樣就變得怪怪兒的了，也別尋究兒子爲啥要改了名字——不叫哈登科，却偏要人叫他大颯，這是多麼叫着不順嘴。可是想來，白花花的大銀元總不會白費的；一畝畝的大肥地總不算白賣了吧。供他念了這多年的學堂麼，而今到底是畢業了！喜報子這麼一貼，還怕縣裏的惡狗見了不吃一驚麼？還怕紳士王有發再作威逞雄麼？自己的兒子竟能給爭口氣了，同村的人們，哼，大家都有光彩哩！

## 二

可是，大颯，這位青年的心緒却着實不佳。回到家鄉來，頭一天，跨進村子，走到家

門前，才一抬頭，看見了那張喜報單子，不由得就頭疼了。立刻，他要把它扯下撕碎，但老爸却抖起了全身的肌肉來拒絕他，攔阻他，立誓不准扯破一個角。爭鬧過後，村人們是同情艾老的，結果報單仍舊貼着，大颯可也真就害了沉重的心病了。直到今天，也有二十多天的光景了，生活着，一刻比一刻苦惱。

這時，他左手持着那本自己裝訂的 *Sketch Book*，右手插在黑色上衣的袋子裏，握着黑的鉛筆，悄悄的從村子裏溜出來。四下瞭望，不斷的繃繃眉眨眨眼，眼裏的紅血絲好似把那雙眸子束縛住了一樣，使得眼神直勾勾的。粗亂的頭髮總往額前垂來，厭煩麼，却又很習慣的，總搖一搖頭用力往後甩着這蓬鬆的頭髮。惆悵的嚥着唾液。兩隻腿無目的的向前移動着，腳上套着的一對大皮鞋，便也就不斷的由乾鬆的黃土裏拔出來復踏下去的蹣起塵烟來。心下說道：

『這荒野的，貧瘠而且無聊的故鄉呵！』

是呀，廣闊的田野被秋季的色調渲染着，除去僅有的幾株樹木疏散的守着一

些村子的土屋外還有什麼棉花？枝葉都焦瘦了。間或一半畝地裏長着有蕎麥，但那碎小的淡色花朵所描寫着的彩色，夠多麼窘呵。這簡直不得不使這位青年感嘆了，大颯感想着：

『呵故鄉，是貧困：枯乾和死板，即使讓一個瘋子跑到這裏來，怕也要無精打彩，一聲不響了』。

於是他踏上一塊土丘坐下，扔開手裏的東西，從灰了的白褲子口袋裏掏出紙煙來，還沒打開紙盒往出取，鼻子裏便哼了一聲：覺得這樣惡味的『金字塔』居然是故鄉中應時的上品！恨恨的，不屑於的，終於也只有取出一支來，啣在唇間。但沒容他找出火柴來燃，吸，一聲粗劣低沉的喊叫忽從背後小道上傳來：

『登科，登科！』

那聲音是很熟習的打動了他的聽覺，他心中便要起火，把頭髮更用力向後甩了一下，並不往後看，彷彿單憑頭髮這一甩就能將叫聲抽打回去似的。



他知道，這是老爸爸的聲音，一個愚蠢的農人的聲音，用着俗淺的名字呼喚他。但他究竟是父親，可厭麼。難道還可以訶罵他什麼嗎？莫奈何，只得懶懶的立起身來，縐縐眉曠着唾液，冷風吹動了額前的頭髮，他也不管，只呆呆的像專等待着爸爸，那愚蠢的老農民，才過來，伸出那拙劣的手來拍拍自己的肩背似的。

但艾老從小道上走近來，並沒敢觸摸他的兒子一下，他站在大楓的背後，兩條老腿像一雙枯柳木似的裹在土布褲子裏，支持着他那再也挺不起來的胸膛。幸虧因為氣候漸涼已竟不能赤背了，得披着上那也上了年紀的藍布褂子，若不然，那褐色的皮膚乾鬆的包着僵硬的肋骨和羸瘦的肌肉，恐怕一定很明顯的表現出人體是如此的可憐吧！看那皺紋滿面的臉頰上，睜不大的老眼，不是總要流淚麼，只有他的頭髮却沒完全雪白。說是慈祥的，也可說是可憐的，他微抬着發顫的手臂，從喉嚨裏往外擠出低澀的聲調，懇乞似的說：

「登科」他遲疑了一時，見兒子仍是一聲不響的佇立着，只望着廣大的田野，

於是他的口氣愈變得哀傷了：『好幾年了，天天盼着你功成名就，好容易麼喜報子也給咱貼上門了，你也回來了；回來了麼，怎麼就整天是這個相：任啥話也不愛出口，惹得你那婆娘子總是淚水撲簌的。可你麼，天天就是得跑到村子外頭來，總是個畫圖形，怪性兒的畫畫麼，還能讓肥大的棉花桃子再長出來麼？年景老是這麼又快又壞的過着。』

聽着，大颯的頸項頑梗起來，把長髮恨恨一甩，把地上的 Sketch Book 踏了一脚，才半轉過身子，伸豎着右掌打着拒擋的手式。並且幾乎用了純跳音噴着每個字音說：

『別再囉嗦了吧，什麼喜報子，我不會作什麼官，別往這上想。年景不佳，可是我不是說過應該趕早賣了地離開鄉下嗎？』

『啥？』艾老呼吸頗不自然了，他兩隻手臂都顫抖着舉起來：『去地麼？你上了這好些子年的學堂，若不是仗着去地錢白花花的大銀元呵，都是打那廂來的好容

易麼，耐日耐月的耐到你畢了業，怎你不想功名爭口氣去地呵！原來你整天這個怪怪兒的相，就是嫌我不把地畝去個精光！唉，一個怪物功名成了一個怪物！」他眼裏溢着淚。

『唉，』大颯望着不相干的地方，也嘆了一聲，他覺得爸爸實在也是愚蠢的，永遠不會了解什麼了，一個和普通農夫無異的老愚蠢只懂得作奴隸，功名，奴隸才愛功名。

剎那間，大颯更想到那年青的白癡什麼婆娘子，妻，女人簡直是個白癡，一個無知的動物，哭吧，你哭吧！一個無知的動物哭紅腫了眼，還有什麼了不得麼。

大颯儘管默默的自己思想着，艾老的頭便不住搖起來，嘆着氣，覺得兒子怪得簡直不是一個人了；一個怪得不像人的兒子，可能給自己爭口氣麼？這一個老大的問號，冰冷的打碎了艾老多年來的希望，現在不得不讓他這由耐苦受氣所釀成的希望突然化為空虛的淚水了。

大蠟是在沉默着，艾老是在哀傷着，二三隻馬蠅子還在秋色裏掙扎着飛來，落在他們的臉上。

### 三

正當這個時候，在艾老的家裏也有人在悲哀着哪！

不錯，她年青青的自娶過艾家來的那天起，和丈夫在一起過着並沒有幾個月。丈夫一去好幾年，總不回來。說是在外邊念着學堂。上學堂好事呀，所以她在這種信念的慰安中差不多每天都在忍耐等待，希望，並且還在幻想着。希望束縛住她那孤寂的悲哀幻想，鼓勵着她勤苦的去操作。

一直到現在，說是丈夫可真的畢業回來了！呵，那可真的是他回來了麼，他已不是個陌生的人，而且確成爲一個怪怪兒的呆子了！衣服，面貌，聲調，尤其是走起路來，……唉，他除去使喚自己替他幫個把粗忙之外，竟不理會自己一句，他任啥事都不

懂！

『唉』她積壓有數年了的老悲哀，算是起了暴動，什麼希望，幻想，都突然被打碎。現在唯一的信念就是『唉，這是啥命運呵！』

她自己痛苦着，整天戀着牆壁，不愛走出房門一步。在暗洞洞的總含有柴煙味的冷潮的空氣裏，她是更蒼白，沒有血色，比花葉見不着天日還可憐。她年紀青青，還不慣於跑到門外號天罵地的去洒淚涕之雨，去宣播苦楚，只悶坐着嗚咽，兩眼都被淚淹得紅腫了，青灰的雙唇不住的在戰顫。

可是，當艾老到村外去尋大蠟的時候，她的親娘，已經從遠在七八十里開外的娘家跑來。那老太婆對於她女兒的情形任什麼都聽到了，而且所傳給她的信息比實情還嚴重，所以，她一趕到猛可的看見女兒果然是這樣的哀痛着，於是不容尋究，她便成了女兒的宣傳者，要給她喊冤。

這老而健壯的農婦，很有一口粗厲的大嗓音，都是由辛苦的農作裏鍛鍊好的。

這當兒她也不多休息一下，便立在艾老門外，上下嘴唇像被臉上的深皺紋有彈力的牽動着，使它不住的敲打着，於是一串串不平的喊罵便憤憤的迸出來，比喝叱穀地裏的麻雀聲還大。隨着她那半新肥襖的大袖管的東揮西甩，每一個字音都足能引動村人們速快的聚攏到艾老的門前來。就是狗，也都伸着脖子看着人們的腿狂叫。

獨有村紳王有發拉住另一個壯小夥子遠遠站在麥草梁旁邊，望着人羣講說着：

『我不是說過麼，像那敗家郎相的東西，只可惜了他的名字，登科，他居然會自己給改了，你看他那個怪相上過學堂的我也見過些哩，就如辦中洋賑災的那些人裏就有的是，那位像他，念的年數比誰大概都不少，回來了麼，連拜望隣里都不懂，說是個會畫的，就他畫的那，比起洋煙畫差遠了。我可是沒親眼見過，聽說也就夠生氣的了。』

『就是的。』那壯小夥子原來是慣給有發跑腿的黑娃，他頓了一下腦袋說：『畫他畫的若比九嫂子的花鞋樣兒高明，我是個狗！人家都是花是花瓣，葉是綠葉，他一堆堆的爛髒。』

「哼哼」有發望着那邊人羣冷笑了一下：『太可惜了，那怪俊俏的小婆娘。』這時候艾老氣悶悶的已竟垂着頭走進村口來。他兩隻眼覺得昏花了，一陣陣的冒着金星。耳裏也在發鳴。一步步的踱來，不但沒看見自家門前的騷亂，而且走到麥草柴旁，也沒留神到王有發正在這裏。倒是有發看見了他才對黑娃說：

『快把這老貨拉到這邊來，若不然，一眼叫他的親家看見了還了得。』

可是黑娃剛一去招呼艾老，却不料那邊人羣忽然從裏面裂開一條道，那瘋了一樣的老農婦直瞪着眼，衝撞過來。人們伸挺着脖頸，像鵝羣似的擠動着。那老農婦猛烈的踩着小脚，狠命的走上前來，不容艾老的腦子思想，一把扯住了他的藍粗布褂子的胸襟。如同要咬碎了他昏花了的眼光一樣，她嘴裏射出質問：

『好的很，你倒底縱了你那登科，你那下貨，好的很，我那女娃子的水零零的眼睛，都哭瞎了，好的很……』她更拉住艾老走：『來到這廂！』

人們也更亂哄哄的隨來隨去。

拉扯到艾老的門前，她一隻手狠命的就把那久經日洒而變了色氣的喜報單子，從牆上撕下來，一把將爛紙張拋到艾老懷裏，放鬆了她的雙手，暫告勝利的，出了一口大氣：

『我是把它扯了！』

『哈哈……』王有發立在人叢裏笑了笑。

艾老的眼前是一股黑色的潮水統通驟變成浪花，耳裏鳴叫得聽不出聲響，週身顫抖起來。人們看看情景不好，王有發便特別搬弄起架子來，表示要從中解勸。於是人們的嘴，東一句西一句的把空氣攪成了一團亂麻似的。

最後人們分作兩起，一邊是好說壞說的擁扶了那瘋了似的老農婦往門裏去；



另一邊是打着慰安的口調，架着艾老往別家去，緩緩氣息。像一陣風雨過去不久，土地中殘留着那張無辜的喜報單子，碎爛，污穢的，着實不堪再貼了。

#### 四

本村東口外，順着偏北那條大車道走去，關老爺廟在不遠的高岸上獨自屹立。廟舍建築還不壞，也都是王有發的功勞。若非他硬逼着所有的村人們都出錢，東募西捐的，這獨力難成的廟宇，怎會建修起來呢？可是這話，距現在也有些年月了。

隨着風氣的日漸開通，這廟舍早開辦爲一所初級小學了。若不信，請走上前去看吧，門前不正懸掛着一對虎頭牌麼：

『學堂重地，閒人莫入。』

不過事實上，也並不如『虎頭牌』那麼嚴格。像現在，這快近傍晚的時分，學生們早下了學，却恰好有個和校務無關的人，坐在教員宿舍裏談着。

說到那宿舍，喝，一股味道直刺鼻孔，潮，腥，辣。更因為，所謂宿舍的，不過是在大殿一角上，用紙壁圈糊成的一間小窩棚，終年都見不着太陽。而且它不但兼作辦公室，接待室，更外兼小廚房等等。所以無論所有的傢俱是多麼簡單，但幽暗的光綫，却一味的殘忍的把它們構成一幅雜爛的形態。

宿舍的主人名叫洗孔，是本小學的唯一教師，一個羸弱的青年，經久的患着慢性盲腸炎狀的病症。他也是本村的人，和大颯幼時在一起念過書。

所以，現在來他這裏坐着的人不是別個，正是大颯。他因為剛和他那愚蠢的爸爸吵了嘴，思前想後沒有去處，又不願回到家裏去見那『白癡』，結果就跨進關老爺廟學堂裏來，坐在這間宿舍的一張破椅子上，沉着臉，呆子一般的。

又恰巧洗孔更是不活潑的青年，他坐在床板上，面對着大颯，正如一個浮雕似的。從那兩隻深沉的眼睛裏流出冷板板的光輝來，凝視着大颯的頭髮也一聲不响。

過了好一會的沉默，大颯才抬起頭來問了聲：

「洗孔這些年來你沒幹別的啥麼？」

「唔！」答應着吸了一口冷氣，洗孔不禁有些感慨：「哼，能給我這個小學教員當着，已竟就比許多人強了。」

「比人強多少薪水？」

「整一百！」

「一百？」大颯驚異的很：「怎麼額數大到這樣？」

「啥？」洗孔也很奇怪大颯的懷疑狀態。

「唔！」大颯眨眨眼，忽然明白過來說：「是不是全年的薪額才一百元整呢？」

「那還有什麼兩樣嗎？難道該是十年的全數？仍舊是老習慣，幾年的功夫你就不清楚了？」

「唉！」大颯嚥了口唾液，着實感觸起來：「沒想到我對於家鄉裏的一切情形都生疏了，竟誤會到這裏的教員薪水也以月份計算。一年才一百元！」

「不錯，也許你在大都會裏念的書多了，就反不了解農村了。比如像我，從早到晚沒有星期日，除去農忙期間也沒有假日，天天是教學訓管，另外還得應付村人們的瑣事，寫個借據哩，回封家信哩，抄個稟貼哩，或是紳士王有發叫去陪他談天哩，鬧的我真應了人們的流行話說：「出賣了我的青春，消毀了我的生力。」你想到處都差不多，我們是教員兼校役，兼本地方上的「文明打雜。」你這次回來，要想怎樣呢？」

「要想怎樣麼？」大颯皺了眉，把額前的頭髮一甩，取出紙煙來吸着，才說：「這真是再苦悶不過的了，幾年的高等教育，實實在在使我成了一個都市的留戀者，我不懂得世界上別的国家究竟是怎樣，反正在中國都市和我們這樣的家鄉，景況上完全是天地般的對比。可是我受的高等教育，無論如何是只適應都市，而合不來農村的，回到家來，到處所見，只有粗野愚蠢和窮困！」他說到這裏，便頻頻的彈着煙灰，低着頭看着脚上的大皮鞋，在等候洗孔的同情。

沉默了一刻，洗孔冷笑了一聲，却沒迎合了大颯的心理地說：

「聽說你是學美術的，一個藝術家，可是我們且不必太論究什麼藝術，我只能提出個問題請你想：都市和農村爲啥相差得那麼遠，照你所說的一樣你所受的高等教育怎會和農村合不來呢？況且說是只適應都市，那末都市又是怎樣的都市呢？我雖不會親自領略過大都市的味道，但是都市會獨自過着安祥的日子嗎？農村的粗野愚蠢和窮困，可也是天命注定的，再轉換不了的惡運嗎？並且說一句笑話，如果都市裏真是安祥的，那末我要扔下我這「文明打雜」的鄉村小學教育的飯碗，去往都市裏找活路。」

「呵！他講話竟能如此！」大巍特別感到洗孔的不平常來，好像在家鄉裏不是沒有「聰明」的確洗孔的問題使得大巍一時答不出。却醒悟道：「是呵，如果都市裏若能有一綫之路的話，又何必跑回家鄉來？」

「不過家鄉裏可有什麼路嗎？不用說大家，單就你一個，或是我自己。」洗孔最後哼一聲，仍如浮雕似的從深沉的眼裏流出冷板板的光輝。

大颯遲疑着，垂下頭來。

正當這時候，猛然間，來了一陣雜亂的喊叫，和急速的脚步聲。沒容洗孔驚疑的出去看看，村人們立刻跑進來四五個，看見了大颯就讓道：

「可不是他在這裏麼！快快回你屋裏去吧！」

「什麼事？」大颯問：「大驚小怪的叫我回家去。」

「不得了，你不知道麼？你的爸爸上吊尋死哩！」

「什麼？」洗孔替大颯發急說：「艾老自盡了！」

「是呵？尋死呢！」

「多虧王得娃看見的早呀！」

## 五

秋季夕陽的光彩可真妙呵，它把深藍的太空描寫的夠多麼鮮豔！可是大多數

的人們向來顧不得來欣賞這種美麗，來領受這一種大自然的恩惠。

尤其在此刻村子裏又出了人命亂子，鬧得人們真如同田野裏成羣的麻雀似的都跑到王得娃的屋裏來，你吵我嘆的。在人們正紛擾的時候，只聽忽然有人叫道：

『來哩！』

『就是的，可來哩！』

於是大家立刻靜悄了許多，同時給來人們閃開身子，眼光都交錯在來人們中的一個怪怪兒的青年身上，那人正是才由關老爺廟裏尋來了的大颯。

進到得娃屋裏來，大颯一看，那愚蠢的老爸爸並沒斷了氣息，正坐在匠上，垂着那毛髮不十分灰白的頭，低沉的呻吟聲，慢吞吞的從他那再也挺不起的胸膛裏流出。身旁和褲子上落着有許多燒了的草紙灰。

大颯的態度並沒有什麼慌張，他只是縐縐眉，嚙嚙唾液，靜默的立着，一聲不響。

這樣使得一位年老的村人，好像仗着年高有德似的對他表示起不滿來，走上前一步，搬住他的胳膊搖着頭說：

『你看，這件事多怕人！若不是王得娃從那棵小椿樹旁邊過，呵？若不是他手急眼快，力大，上前一把握住了他，趕忙從繩套上把他救下來，呵！要不是背到這邊來，趕忙快找着草紙燻他的鼻子，呵！』老人顯然是對着大颯提出責問，他嘴裏噴着一股惡劣的老蒜氣，直噴射在大颯的臉上，末了又教訓似的說：『你還不叫他一聲，好讓他再明白些個，好易才緩過這口氣來哩！』

可是大颯僅僅扭了扭臉躲避着老人的口臭。什麼也沒說。還是洗孔過去摸了摸艾老的手腕，鼻息等，才向大家說：

『不怕了，好了！』

『唔，不怕了！』得娃立在洗孔身旁露出笑容，聲音裏滿漲着光榮的喜悅。

大家都等待着大颯嘴裏迸出聲音，但他連咳嗽都沒有，惹得人人都忍不住



氣憤。有人便乾巴巴的說了：

『事情鬧得這個相，到底該怎了呢？艾老是咱村裏的大好人哪，他家裏的親人既是都對他狠了心麼，那末，咱大家就算是他真正的親人，該怎辦，咱就幫他怎麼辦。』

洗孔聽着這話，口翻眼看了看大颯。大颯正凝着苦痛的眼神，看着匠沿。於是洗孔便向大家說：

『倒底該怎麼辦呢？』

『怎麼辦？』一個人說。

『怎麼辦？那還不——』又一個人說。

『咱得給艾老了這件事，』另一個人說。

『可是該怎了呢？』再有一個人問。

『是呵，怎了呢？』

村人們一時沒有法子。有人本想把意見往出拿，但一見那怪怪兒的青年大颯的神氣，便無理由的好像有什麼懼怕，有什麼顧慮似的就把意見嚥沒了。最後還是仗着洗孔的辦法才得了個結果：

『反正事情鬧到這個地步人還是好好的，就算不幸中的大幸。我想，今天晚上先讓老漢到別人屋裏歇一下，靜養一養，我再同着登科，不同着大颯去仔細商量，大家給維持着，明天再了，比較好些。』

『對！』人們的表示同意，多是出於感情，覺得洗孔的話永遠不會誤事，這是往常的經驗。

『那末，』洗孔又向大颯說：『你同我先走，去談談！』

大颯還是不出聲，只嚥了一口唾液，把眉頭一縐，看了看洗孔，就往外走，彷彿囚徒得了恩赦般的，他想起快離開這羣村人。

可是，當他倆個才要走出的時候，村人黑娃恰被王有發遣來找大颯過去說話。

黑娃楞頭磕腦的，一面撥推着人們，一面走向大胤說

『有發爺打發我來請你，來，有話說！』

『有啥話說？』洗孔問，冷板板的看着黑娃。

『唔』黑娃把牙一呲，大概是表示一笑吧，他對洗孔說：『正巧，有發爺也請你一同去哩。』

『哼！』有些村人們蔑視着黑娃的狗神氣，從鼻孔頓出聲息，差不多都料到有發必又乘機會玩彩頭了。

洗孔稍微遲疑了一下，便對大胤說：

『那末咱就去一趟。』

臨走，王得娃對洗孔微笑着，誠懇的說：

『放心吧，艾老是好人，這些子事，都交給我們就是了！』最後又瞪了黑娃一眼。  
『好，』洗孔答應着，同着大胤，跟着黑娃走向王有發那所宅子去了。

## 六

紳士王有發的嗜好向來是：惟恐村裏或是縣裏永是那末平靜，怪無聊的；可是等人家有了什麼亂子，那亂子若還沒到緊張的不可開交的程度，他又總是袖手靜觀；等到一看事情着實該有人出來調解了，他才相機動手，搶先辦理；至於辦法，也總是援照老例的時候多，那就是由他那設在鎮上的賬房給製辦一桌酒席來，大家吃喝談談，做好做歹的周旋一下，使人們在畏懼着紳士的心理下，又好像觀照着親友隣里們的情面，當事者們不好再執拗着什麼舉動，也別管勉強到什麼程度，只要彼此嘻嘻哈哈一兩聲，好，權當作風止雲消。至於酒席錢那就要由當事的人們仿照還債的樣子，交給他的賬房收清。

有發的宅子很夠得上五世其昌的氣派。黑娃先去稟報了一聲，有發忙出來讓兩個青年人進房裏坐。

房裏的氣味太腐舊，經久的不喜流通，水煙味道混凝着鴉片臭，雖然近兩年來縣裏奉令很嚴厲的禁種鴉片，但是癮仍是一樣可以往足了過，拿它待賓客等都得照舊。不過有發究竟精明，他不在青年面前頑這套。他一面讓大嫫坐，一面打開皮箱取出一盒『金字塔』牌香烟來，拿出一支送給大嫫說：

『洗孔是不吸煙的，你慢慢吸這支吧！沒啥怕的。』

大嫫接過烟來，狠狠的吸着，並沒喜悅。

有發的兩隻散光的眼珠悄悄的溜到眼角上，含蓄的笑着，點了點頭，心裏先向大嫫說：『像你哼，把我老漢都沒放在眼裏麼？說是畢業回來了，竟連我的門都沒拜謁！一回！虧得全縣裏只有你這樣一個離着窮光蛋不遠的人去念什麼專門學堂，現在，我請了你來哩，我老漢的幹練先得給你看看，於是發哼了哼便說：

『你麼，新由啥美術學堂這麼一畢業，喜報子也貼過了，本村也有光彩，還壞麼？可就是你那岳母，可怕的很，她竟敢把艾老逼得尋死上吊？我是個見義勇爲的人，聽』

說你心裏不大暢快，儘管說，有啥都交給我，沒啥怕。」他說着，吃着胡盧胡盧的水烟，斜眼凝視着大颯的長髮，一心要把『我老漢』話頭的效果看個究竟。

可是大颯無心在他的話口裏去找得什麼要領，只打算着早些離開這裏，趕快離開家鄉，此外還仍舊深覺得金字塔牌烟味的惡劣。

沉默着，有發的眉頭慢慢的攢起來，最後忍耐不住的，吸了口失望的冷氣，把疑問的眼光拋給洗孔。而冷板板的洗孔早透明了個中的奧妙，於是不得不替大颯敷衍上幾句：

『是這相他心理有些煩悶，他雖畢了業，可是艾老伯不該馬上問他要什麼功名。找個職業，這時候着實難。』

『對，況且這早晚，外鄉人都來開發西北，更沒有你們的份份。哈哈！』有發的笑只是對着大颯叫出，藉此，好像對艾老前幾天的得意氣概，給個無情的打擊，覺得那老不死的牛馬，竟敢要藉着兒子目無紳士，真是荒誕！現在，這樣沒辦法的兒子果然

現形在『我老漢』的面前了！想到這裏，有發又笑了兩聲說：

『可是人各有志，人各有志——可是，大凡做晚輩的麼，多少總要順着老人家些，任啥都來得面面圓，不就安生了麼？面面圓，還愁沒功名麼？像我和縣裏省裏都很熟，幫你們把忙，提拔提拔那算個啥？不是我老漢好閑管，實在是古有名訓，見義勇爲。比方提到了你那婆娘，她也正年青青的麼，也總得給他些好處。』說着瞥了大鵬一眼，又作勢的看着洗孔哈哈大笑。

這一笑，招引得大鵬不由昂起頭來，向着洗孔繃了眉。可是洗孔仍是冷板板的。還是最後有發見大鵬一句話都說不出，料想這樣一個年青的，絕沒啥出息，於是他就簡捷了當的提出了具體的積極的意見：

『總而言之，既然親家兩邊彼此已鬧到這個相了，要調解說和總得趕快，不是我老漢好閑管，我乃是當仁不讓。總而言之，要好好歹歹的辦上他一桌酒席，大家聚會到一搭，那末親家對親家也見個面，有啥都說說，不就把任啥麻煩都解除了麼？』

『唔。』大颯的答聲很低微，簡直是有意無意的。

『好！』可是有發並不多留意在他的心情上，他只要得到一聲並非反對的意思，便立刻是一言爲定。他很高興的站起來：『一切都交給我找人給辦，你們放心好了。天氣晚了，』有發說着打了個呵欠，覺着全身就要疲乏，該過癮了，於是不得不發言說：『那麼，你們先回去等明天看我的便了！』

時光也的確很晚了，有發的房子裏已然都掌上了燈火，大颯鬆了一口氣，他自己幾乎都說不清爲什麼要同洗孔來到這裏，並且也不十分了解爲什麼紳士有發請他來談，甚至對於有發的話，什麼意思也都沒知道。而只願意趕快退出到有發的宅門外。縐着眉向洗孔的冰臉上示了示意，兩個人便辭別了有發，逕往村外學堂裏去了。



仍和平時一樣，當夜，狗在狂吠着黑影，不過村人得娃總不能安睡，往常本也是鼾聲如雷的大漢，惟獨這一宵，却有一些雜亂的思想，不斷擾害着他那笨重的腦子：

他想到紳士有發，非常惱恨，覺得那專以硬討便宜起家的老下貨不該仗勢從自己的手裏把偌大的功德奪過去。艾老的命，確確實實是自己把他救了的呀！救人一命，這功德還同小可麼？雖說現在下這年月人命不大值錢，可是人們究竟是愛惜性命的呀！

按理說，送人送到家，管事要管到了，那麼關於艾老的煩惱，親家的糾紛，都應該讓自己出頭幫忙給了結，但是，可恨的很，偏偏有發又會打發人來把艾登科那個怪娃請了過去，也偏偏洗孔那人瞎了眼似的，不但沒阻止登科去，而且他自家也一搭去了。固然關帝廟學堂的董事長是有發，校長也是有發，可是你也不想想有發他是啥人，怎會讓他又要騙艾老一頓酒席錢呢？

哼，是有發他財大麼？難道任誰都瞎了心麼？有發的財來的可算正道麼？要不是

那年的旱災鬧得凶凶的，他想發財，豈不同要上天一樣！跟着哈哈賑務委員哩，大家一條黑心，把人們一阮害，手頭也就肥了。手頭一肥，便能在鎮上開了個賬房專門放大債，這樣，大家就愈來愈窮，他這老下貨便愈來愈財大了，若是接二連三的遭年景，他也就可以老給哈哈委員們跑來跑去的，他也許能一闊便成了鬼子相了。可是，唉，難說，他到底確確實實的成了個紳士，居然在縣裏都沒人敢惹呀！

想到這裏得娃才一睜眼，猛可的看見牆角上直挺挺的立着一個怪物。神經上一緊張，吸了口冷氣，疲乏而煩躁的腦子清醒了些，才又想起那正是一袋子才磨好的灰麵，打算明早到縣城裏去賣的。於是鬆了口氣，罵了一句，彷彿那袋子正是有發那老下貨：

『鬼子孫！認清了些也就不怕你了！』

重新合上眼，還是得想計算着天明了，就去找登科那娃去，但又猛覺到大颯那一個怪神氣見他爸爸死過去都不出聲的怪相呵，可惱！終於嘆了口氣，自己叨念道：

『明日上縣裏把麵賣了才是個緊事哩，別閑管啥，反正艾老是好人必忘不了  
咱是他救命的人呢！』

這時睡在他身邊的妻，一個比他年長十多歲的半老婆娘從夢裏醒來，推了他  
一把問道：

『你又說瞎夢話麼，記住明了就去上縣進城，賣了麵回來，別忘了帶包洋火來，  
那向比鎖上還賤一枚錢呢。』

『唔，』得娃隨便答了一聲翻個身，疲乏的總想往夢鄉裏去，可是一時還是不  
能睡着。

『咿！』他的妻猛想起一件事來：『你想想，有發又要替艾老辦啥酒席哩，少不  
得要你也去吃，多虧你救了他這條命！』

『啥話有發，那鬼子孫，他又耍騙艾老出錢哩，酒席他還會硬討別人啥便宜麼？  
難道艾老要給不了酒席錢，就算艾老借了他的債麼？你別想着我要去吃啥酒席去，

你這糊塗虫！

『哼，你可明白睡吧！』

## 八

公鷄啼消了夜色，鮮紅的晨陽正往青藍色的太空上滾，直等到這晨陽升高，日色大亮以後，農人們多該吃早飯的時候，紳士有發才勉強睜開兩眼，躺在滿潤着溫暖體臭的被窩裏，開始咳嗽，吐痰，預備過癮。

在他的兒媳婦伺候着給他燒煙泡的當兒，他伸出那也是枯乾的，污穢的手來握着了煙槍，滿想着：今天的酒席是一定得在關帝廟學堂裏擺了，學生呢，那只有放給他們一天假，待他從兒媳婦手裏接過煙杆子，把滾熱的大泡子插在烟斗上狠命的嘔着槍嘴，像蚯蚓似的整個軀幹耐着勁蠕動着吸了一大口以後，精神這才漸漸上來了。在燒着第二個泡子的當兒他開始興奮的腦子在噴出口的烟霧繚繞裏便

胡亂的描繪着今天這頓酒席的吃法來。但思想的重心，自不外乎是：如何才能讓艾家那個年青的敗家相對於我老漢的手段心服口服而且感激到五體投地，還要後悔不該目無士紳，神色傲慢。

他吸夠了煙，慢慢的爬起來，正在由他兒媳婦幫助他穿着衣服的時候，恰好黑娃跑進宅子來沒敢進房子，只立在窗外報告着：

『有發爺，夜來我跑到鎮上麼，剛好賬房先生正在打牌，又正好吳廚司也剛要睡下，可是沒有睡，這會子，他隨着就來哩！』

『黑娃！』有發看着窗子上的陽光已經快爬滿了，正印出個黑娃楞頭磕腦的傻影子來。他得意的吩咐道：『好，你去幫助吳廚司把酒席製辦在關帝廟學堂裏去，就對哩！』

『對，』老老實實的黑娃的影在窗子上點了點頭，匆匆的便走開。

猛可的，有發又想起什麼來，便大聲把黑娃叫回，可是黑娃返身等待什麼吩咐

的時候，他却又一轉念一句話也沒說，又命他：『去吧！』

有發起床後，隨着家裏人們的早飯吃了幾個鮮鷄卵。把水煙袋收拾妥當，拿在手裏，邁出了門，踱着逕到村外關老爺廟學堂裏去。

這時候學堂裏學生們已都吃過了早飯來上晌午班，孩子們和私塾般的正自行唧噥着常識課本。

有發一踏進教室裏來，他那素來的校長且混凝着董事長和紳士氣的老威嚴，把空氣弄得緊張了，鎮呆了孩子們，使他們不論大小都像老鼠似的靜對着課本。這光景，頗讓有發照例的滿意，至少在無形中好像認爲：非如此不足以談教訓。於是盡量擴張着眼皮，大聲的噴出字音來：

『呵，念呵！爲啥不念呢？大聲念！』

孩子們暴雨點似的又朗聲誦讀起來。有發便燃着火紙忽盧忽盧的吸着水煙。正要去找洗孔。恰好洗孔正從他那間宿舍裏出來。他一見便作出胸襟曠達式的乾

笑對洗孔說

「好，好，學生娃子們在你手裏教訓了才幾天麼，居然比前大不同了。可見可見！」

「不過，」洗孔說：「他們還有很多不合理的習慣也只好在教學同管理上慢慢糾正。」

「已竟很好了。不過——唔，你沒忘吧，酒席是要在這裏擺哩？先得放他們一天假呀。」有發說到這裏，不等洗孔答話，轉過身子便揮着水烟袋沉下面孔對孩子們宣佈道：「都回，都回吧！今天放學了回！」

暴雨點似的誦讀聲靜默下來，猛可的又亂吵起來，如同泛流出來的水聲，孩子們對着洗孔不約而同的都使了個得意的眼色，嘻嘻哈哈的裹起書包來，爭着奔出教室。

洗孔的眉頭在他冷板板的面孔上繃起來。

學生們霎時散完了。有發便先洗孔進入那間宿舍裏來。一股溫暖的怪味道，刺激了他的鼻子，讓他對着水烟袋打了個嚏噴，揉着鼻子隨便坐在一張破椅上，一看大颯正在起床穿着大皮鞋，於是他含蓄的點頭笑着。洗孔進來了，他便對他說：

『咳，到底是年青的人麼，大半他一夜都睡不安生吧？經歷到底少麼。』

縐了縐眉，手攏住頭髮，大颯聽着有發的訕笑，緊閉着嘴唇，把煩惱按在心裏，一聲沒響。這不免引起有發的鼻孔往出哼氣來，仍然看着洗孔說：

『別担心啥，你們就看我的吧！天大的亂子都怕一到我的手裏！何況這——』

冷板板的，洗孔看了大颯一眼。門外黑娃帶着吳廚司和另外一兩個人，挑着傢俱吵嚷着到來了。於是有發故意擺着懇切的架子，對大颯說：

『是這個相：夜來你們回來以後，我就吩咐人到鎮上去辦酒席，還把人們都約請定了。酒席要在吃晌午的時候擺哩，大家誰有啥話，誰就在席上說啥，把大家的，不痛快都隨着酒給它化除了，風消雲散，平平安安不就妥了麼。』



太陽才偏西，風箱灶火合着鍋勺便一齊響起來，關帝廟學堂立刻就又熱鬧了。得閒的村人們跑來跑去的看着，議論紛紛，更集中在艾家的問題上。

但是艾老躲在他的屋裏，也不管誰來同他講說什麼，他只是垂着頭，幾乎要把那十分灰白的頭髮當作一面盾牌拿它好拒擋着任何嘈雜。他坐在匠上，挺不直的脊背緊抵着冷土壁。不時加添上兩手顫動的毛病。

也難怪麼，任憑他怎樣要想擯絕一切吵鬧聲，而好事的人們總不免隨來隨去的東說一句，西嘆兩聲。尤其是在另一間房裏，他那健壯的老親家母，總刺刺不止的放開粗厲的嗓門，替她女兒訴苦，愈是好事的人們勸解的熱烈，她愈刺刺不休。這反讓她的女兒抑制住哭泣，勉強的招待着來去的人們。聲浪頻頻傳來不止，對於艾老這邊簡直是無情的飛箭，這些飛箭一下下的戳着他老弱的心田，他的高興粉碎了，

他那因兒子畢業回來的欣喜一變而爲苦痛了。他覺得悔不該不叫他從小就跟着自己種地，雖說種地太苦，還要一年不如一年的過着，可是倒比眼前這個相好些呀，說是從什麼學堂裏畢了業，哼，畢了業又真能怎樣呢！不用說像縣府裏的科長他都想不上，就是一個收發樣的官職他都不去謀求。一向受着各色各樣的氣，出捐納稅挨打，受罵，容忍着各種敲詐，眼看着地畝一塊塊的換了一次比一次賤的價錢，可是結果呢，並沒落下一文銅，反倒讓自己的皮肉一天比一天的往瘦裏抽，往乾裏縐，心眼裏一天比一天麻煩和難受。滿想着兒子只要一在縣裏或別的地方弄點子功名，那才真個可以出口大氣呢，又誰知……艾老想到這裏，他不禁抬起那顫抖着的手，頻頻的把眼裏的溼氣抹在那一條青筋暴露的手背上，最後嘆了口氣自言自語道：

『唉，還有什麼可說呢，任啥都完了……得娃，唉，一個好人！可是你不該把我救活，這會子真個還有啥活頭麼……哼，反正那賊，有發那賊又要擺佈我了，賊……』

忽然間，那刺刺不休的大嗓音靜止了，不由使得艾老神經上起了強烈的疑竇，

他抬了抬頭說：

『唉，你也真個有個完麼？』

『怎能沒個完呢！』恰好，黑娃楞頭磕腦的應聲進來，立在艾老面前，一把抓住了艾老的胳膊，扯着說：『呆啥麼，走，吃酒走去，她們都去了，走去！』

『酒麼？』艾老翻了翻睜不圓的老眼，看着黑娃長出了口氣說：『我吃酒幹啥麼，反正我人不好，錢是要我出的，我命都不愛要了麼，還怕出錢麼？酒，哼，你去陪着你發爺，大好人，去吃吧……反正是我不好，我沒有兒子，單生養大了一個冤家對頭！』

一些話，軟軟的緊堵住了黑娃的嘴，乾巴巴的發了急。幸虧，在黑娃身旁有幾個村人從中勸起艾老來：

『去吧，吃酒倒是小事，大家和解和解是正經的呀！去吧！』

『去吧！』艾老竟把聲音放強了說：『和解？我敢說，有發麼，真個是個下貨，他辦』

「噲酒席爲給我了事，他這會子大家還不是一個樣麼，誰屋裏能有幾塊洋錢存着，酒席我知道我沒有洋錢，酒席一吃，我就非去地不可爲了和解得吃酒？爲了吃酒得去地償酒席錢？我的地都眼看着快精光了！不能再去了！我寧可不和解！我不能再有發吃肥食！我怎麼真個冤家這麼多！」呼出了一口長氣，艾老的話告了段落似的，此時他感到，不知怎的就會暢快了些，心上空鬆的多了。於是更不停的吐着餘剩的悶氣。

可是黑娃已竟直勾勾的瞪着兩隻眼，聽了艾老這番言語，就發呆了。

其餘的村人們早替艾老捏起一把汗，差不多都驚疑着想道：

「這是怎麼一個相？他敢怨恨有發麼，怎竟敢罵出口了呢？又是當着黑娃的面！哼，可憐的老漢，他真個糊塗了！」

不過誰也更沒料到，艾老既直率的吐出些悶氣來，便痛快的又覺得話說得有些冒失，仍覺得有發究竟是個紳士，有錢有勢，不是好惹的，話太冒失了，也只好急圖

挽救。於是艾老表示着回心轉意，立起來說。

「唉，我是難受的，任啥都不清白了。我去吃酒，我去的！」

「啥？」黑娃喜悅的丟了發呆的臉色，才說：「艾老，只要你去吃酒，總算是讓我不白來一趟，算你給我做了活。你愛怎樣說，有發爺的壞話，就怎樣說，我不管，只要你去，算我不白來！」

「可是，黑娃」艾老把心中掛念着的一件事忙說出來：「得娃真個救了我一命呵！他是好人！他也去吃酒麼？」

「得娃，他是啥貨？也能上席麼？」黑娃不耐煩猛拉了艾老就走說：「走吧，莫讓有發爺等急了罵我！」

## 十

真個不平常，油膩的腥氣會迷漫在關帝廟學堂裏了！村人尤其是娃們禁不住

溜到這裏來，這味道像磁石對於鐵屑般的留戀着他們，讓他們不是淌着口涎，就是蠕動出青蟲樣的鼻涕，用舌尖舐舐，也許能讓他們聊以解饑。狗們也垂出長舌到處嗅着。

吳廚司偶然拋掉了一塊骨頭，一個長着滿身皮毛病的小狗賣弄着機警，跑過去啣了。但還沒容牠選妥地方去啃嚼，四五隻同類便一致泚牙信信，立刻追上牠爭咬作一團滾來滾出，直鬧進教室裏去。招惹得有發爺雷霆大發，叱罵着從教室裏往外驅逐牠們。

恰巧這時，黑娃正迎頭拉了艾老到來。有發一見，便放下驅狗的事用責備的口吻對着艾老說：

「怎難請哩？這還不是爲了解你自家的事麼？而你竟遲遲不到。大家在裏面候到這會子，還不是等你一個麼？」

不錯，人們來的早就不差誰了。因爲酒席，這是多麼千載一時的口福。過年過節

時又有多少人能嘗着葷腥呢？

席面是擺在教室裏的。破書桌凳統堆積在角落處。有發家裏的圓桌面早搬來擺在中央。人們來到，便都圍着坐了說東吵西。被邀請的幾個身爲保甲長的次流村紳們談得格外有味。

只苦了大颯無可如何他不能不來陪他們敷衍一兩聲。尤其是洗孔這個人硬托故走開更讓他感到孤伶了。抬眼一看在坐的除去愚蠢和骯髒之外，還有什麼，有的就只是那惡劣的下賤的興高彩烈。

可是也有出人意料的事。原來他那老鴉似的岳母，此刻坐在大颯的對面居然關住了那大嗓門沒啥說，竟貪婪的端詳着她的女婿，彷彿她想要用什麼熱情去溶消了他的怪氣似的。她滿掀起一腔慈祥的熱忱，默默間她想首先要丟開自己的偏心眼。看麼，像他那樣年青青的小伙子也難得的很呢！她決定目前的態度是不應該再去吵鬧，倒是應當去就和他，人家念了那麼多的學堂麼，自然該和別人不同麼，於

是他反後悔不該扯了那張喜報子。她老舊的心臟不禁有些不好受。

然而大颯並不了解她的苦楚。他只感到她那富有彈性的皺紋在那老健的皮肉上蠕動着，活像一個原始人的面孔，又確是一個適宜於肖像習作的模特兒。此外他並沒有更多的感觸。

等到有發把狗們逐出，接着艾老到來了。於是大家都用大旱逢雲的情緒說：

『好了，來哩，就坐好了！有菜先來着麼！』

艾老看了看自己的兒子和親家母已竟在衆人裏一同坐着，他不由又興奮的覺得：也不知怎麼的心裏會就安慰了許多：

『哼，』他暗自想道：『到底還算有些臉面哩，憑你有發這幾塊塊子怎樣彩頭大，眼前這頓酒席到底是由你們上趕着我老漢，情願勞神的呀！』

他想着就順便坐了。同時又看了他那親家一下，表示着一些得意，彷彿說：

『你再要叫喊麼？憑你怎樣撕碎了那報喜單子，可是你扯不了我登科娃的臉』



面！

最後他想到救命恩人得娃竟不能來一同吃酒，便有意的透出不滿的質問來：

「怎得娃真個就不敢來麼？是他救了我呀？」

「你別指望着他了，他有啥彩麼？」有發顯然是申斥的口吻。他毫不謙讓的自居首席說：「好了大家都坐吧！」

「唉！」艾老忽然掀起不平的火氣，並且想到不管有發那些比狼還厲害的下貨們怎樣看不起得娃，而這頓酒席就情形上看，一定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大家吃完了少不得是要跟他算賬的。可是，這夠多麼可怕呀，屋裏還有幾塊銀元呢？夠算賬的麼，於是他不禁又起了老毛病，兩手在抖顫着。

因為唯一的目的在討便宜解饑，誰還有心體貼艾老的心情？誰也不十分計較什麼虛客套坐定了，靜下來，忍耐的等待着喫。待黑娃端上一盤粉蒸肉來的時候，都凝神在盤子裏彼此嚷着舉起箸子就要吃。不料有發端坐不動，兩眼瞟着大瓠，看他

毫無什麼貪吃的下作樣子，於是自己也架起了村紳的尊嚴，伸出手掌讓大家且慢動嘴說：

『慢着各位，咱理應先陪着他兩位親家乾上一盅白酒，也好就此麼，把任啥前嫌一概風消雲散，對不？』

『唔，』大家佻促的放下箸子，向有發作着笑容：『就是的先乾上一杯再說。』同時，在大颯身邊坐了的那人還特地給默默着的他滿斟了一杯。

那壯健的老太婆也因為着實覺得嗓子有些發乾了，便真個忘了一切似的向衆人以及艾老頤着她的臉紋說：

『讓我喝麼那我就先喝了。』

『大家一齊！』有發舉起杯子說。

只聽像幾隻小老鼠在鳴叫了一聲之後，人們差不多都乾了酒杯，立刻迸出無顧忌的笑聲。沒等再說話，便一齊舉着箸子去挾粉蒸肉往唇裏送。有發看出大颯是

無心吃喝的，便一面咀着從嘴角溢出油漬來，一面對他說：

『吃麼，好的很哩！』

大胤還是沒出聲，可是他那可厭的老岳母却裂了裂嘴巴看了他一眼，又對艾老說：

『就是的，我就是愛吃粉蒸肉哩！』

『那就好麼？』艾老也就答了言。

於是有發向着各位尋視了一下後，注視着大胤哈哈笑了幾聲，煞是得意。

直到酒菜都吃淨了，紳士們才都用手背擦嘴，或用烏黑的長指甲挖牙隙，可是誰也沒談什麼關於艾老的事。

席散了，人們都各自回去，最後有發拉了艾老到一邊說：

『你看，是我憐恤你屋裏人口少你又上了年紀才好管你這閑事。此後你也將就些，啥都別再提了。就是你那登科娃，也不是啥沒指望的年青人。』

「唔？」艾老只覺得耳鳴的很：「可是酒席錢呢？」

「這頓酒席錢麼，不能多，就讓我賬房上開了。」

「可是唔就不要我出了麼？」

「嘻！」有發藐視的一笑，舉着水烟袋，點着艾老的胸前：「放心吧爲別人管事是另說，爲了你呀，哈，我怎好不真個幫把忙，好事呢！」

「唔，噢。」艾老的眼前彷彿出現了一個煞有光彩的兒子的像貌，同時那張喜報子也像輝煌的在眼前飄着了。

## 第二章



一

當夜，大颯還是沒回家去。他孤寂的躺在洗孔的床上，直睜着兩眼，守着那盞頹喪的菜油燈，腦子裏激蕩着煩亂的浪潮。

夜深了，他熱漲的頭顱昏沉沉的，總使他的精神不斷的徘徊在清醒和夢幻之間。猛然間，有人打起門來，再聽那可憐的咳嗽聲，知道是洗孔回來了，他便懶洋洋的爬起來，拖着大皮鞋走出去開門。

秋夜的滿月分外明呵，這寂靜的水晶世界是多麼清涼呢！興奮的，大颯不禁覺得有些寒冷，胸臆吃力的，呼吸噤噤的才要伸手去開門，便忍不住打了三個嚏噴。

「唔，」洗孔等他把門開了，進來說：「你已竟睡了嗎？」

「頭疼呢。」

進到房裏，洗孔從懷裏掏出一束油印的冊子，大颯看了一眼，未曾注意，洗孔却把它鎖在一隻小箱子裏。然後他冷板板的對着燈光出神，清淡的水滴一點點從鼻孔裏滴下。

大颯躺下了，又坐起來，手指揉搓了一下長髮，臉色有些蒼白，嚥了一下唾液，吐着不十分有系統的話：

「喂，你看，我的生活真是不堪設想了！」

「唔？」洗孔仍然想着別的事，隨便作了一聲。

「唔，現在我已經看出來，一般農民們都是過着一樣的可憐的日子，都不知道什麼是人的享受，單曉得吃着愚蠢的勞苦，說是同牛馬一樣，也的確不算過分的形容。」

「噢，你這才知道？」

「這也許是教育的結果，對於家鄉我是只有毫不融洽。可是我想再永別了家



鄉，却又無法走開，我是這麼窮窘！」

「噢，你是覺到前途沒路了麼？但是，我寧願告訴你，要你再把家鄉往深刻裏認識認識，那你會看透將來，正有一條路，這路會由牛馬似的人們給開拓，打通！」

「唔，」大嫻有些遲疑。從衣袋裏尋出一支紙烟尾來，可憐的吸着：「固然，所謂禮義廉恥早抓不住我的心靈，但什麼人道主義獻身給大眾哩我也無從說起。赤裸些講，我早成了個純粹的個人自由主義者，雖然我是這麼窮窘。這也許是教育的效果。」

「個人主義麼？它已不容於現在了，這是事實，可是他更不容於將來，也是大可斷言的。」

大嫻對着冷板板的洗孔縐了縐眉。感到：

「這是什麼世界？到處沒有同情者，簡直是一個尋不着一滴水的，孤單單的沙漠旅行者！」

沉默了一刻，大颯拋掉了那快完全成灰了的烟尾，自言自語道：

『這也只怨我那愚昧的爸爸，他爲什麼要滿懷着鄙俗的奢望，爲什麼要加倍吃苦的供我受着高等教育？唉，完全把他的兒子給斷送了！』

『唔。不過，我還勸你：不要單瞞怨什麼教育吧！倒是應該馬上勇敢的去盡力嘗受實際生活，只有困苦的實際生活才是現時的最高教育，它會告訴你過去是怎樣的過去，而將來麼，又是怎樣的將來。』

『呵？』大颯覺得洗孔的話抽象的很。於是不耐煩了：『唉，還是睡吧！』

『唔。』洗孔仍然思索着什麼事，對着暗淡了的菜油燈仍然出神。

## 二

月，像一個富有韻味的金屬盤子，待它悄悄的轉到天的西方，那寂靜的光輝就變得淡淡了。隨着，東方的空際也湧起了魚白色氣。這是沉默的秋夜在隱退，是生動

的黎明在開始。

一陣序曲似的早霞，熱刺刺的色彩活躍的描寫着難說的景象，金面獸似的太陽便跳了起來，它跳轉，上升，播揚着強大的光，散逸着溫暖的熱。於是萬物全都興奮。但村人們却很少有人歡欣。

一個流言，遇到誰就裝到誰的耳朵裏：

「喂，咱隣縣可鬧了匪了！」

「鬧吧，咱不怕。」有些人這樣淡淡的，毫無感想的說。

「可是，老哥，你沒聽得娃夜來從縣裏賣麵趕回來說嗎，這早晚，馬上就要咱出啥捐哩？」

「出啥捐又是捐麼？可把他的！」

「等着吧，等有發起來，他准清白這是要怎麼着。看他又要怎麼着！」

「……」其餘的議論無非是恐慌和憤恨。

不過，村娃們究竟不是大人，年幼無知的多。單就天天能上關帝廟學堂裏念書的一些說吧，他們還是一清早就上學去了。他們跑到教室裏，照舊是朗誦課本，蛙似的嚷着唱書的腔調。

大颯睡在洗孔的床上，頭腦熱漲着，睡不安，作夢不是夢，又不是清醒的思想，昏迷的發着燒。學生們這一吵嚷，更使他再睡不得，要起來麼，却又渾身酸痛頭昏。他睜開眼看見洗孔在燒水，便吃力的說：

「噢，你沒有睡過覺吧？孩子們太討厭！」

「唔？」

「喂，你能叫他們靜一時麼？天還早的很吧？」

「唔。」

洗孔的不大介意。使得大颯的願望得不着下文，倒讓他發燒的腦子疼得滿腔急躁，口裏又乾又苦，不斷的嘔了嘔這乾苦。他愈是煩惱，愈覺得學生們吵的亂，最後

是使他深恨洗孔的冷板。

正在大飄無可如何的當兒，洗孔才把水燒沸，忽然間，一個十二三歲樣的娃子帶着淚痕，楞呆呆的尋來，到洗孔面前，沒有能立刻說什麼，緊閉着的嘴唇連同兩頰就顫抖起來，同時淚水又順着臉頰淌下了。

「怎哩？」洗孔兩眼凝視着他。

那孩子本要嚙消了委曲，用力的閉着嘴巴，但洗孔的問話顯然成了一把刀，一下子就把孩子的兩唇破開，哇的一聲，他大哭了。

「嗆哭？」洗孔上下打量着他的頭脚！「是誰同你打架了？」

「不……」孩子的淚崩潰似的淌下，哭的着實傷痛。

驚異這使得學生們的朗讀聲響頓形停止，像一羣老鼠蹣手蹣腳的都溜到這邊來，轉着每一對幼稚的眸子。大飄也不由的在床上抬起沉重的頭顱看了看。

「哭麼？哭就是說啥麼？」洗孔嚴厲的說他。

「是我……我爸爸是我我爸爸不許我再上學堂了！」哭的更痛了。

「爲啥？」

「是他不許再……」

孩子只會哭，讓洗孔得不着要領。可是却讓大癩發急的要瘋，他愈是用理智抑壓着這情感，這情感愈要他發瘋。他按着頭皮，在用力嚥着一口口的苦味。

正在洗孔耐着心追問究竟的時候，村人牛娃子，一個四十多歲的農人，身材高高的，邁着大脚步撞進來，忿恨鼓動着他的眉眼，在盡量的想往寬散裏展。見着孩子在洗孔面前正哭，堅決的，上前就是一掌，於是粗劣的五指便打在孩子的臉上。然後，勉强的表示恭敬的對洗孔說：

「……這娃，直把我氣死，一定要上學堂。不管大人的苦楚。這會子，租子還沒法交清了麼，又是要出啥捐哩！活活不成，他還硬要上學堂！咱是啥人？咱還要上學堂麼？我的先生！」

那孩子早被那粗狠的一掌給鎮壓住了，乾瞪着兩隻紅眼抽噎。洗孔靜靜的看，看圍着在面前的學生們，再翻眼看看村人牛娃子。他真個躊躇了。當怎麼辦呢？孩子要受教育好。可是爸爸更知道生活的緊要！這問題，可是一句話能了結的麼？他不禁凝住了眉頭。

「好啦」說這話的却是大胤，他早從床上爬起來，他要讓這塊破爛的室內得到清靜，他拖着大皮鞋上前來說：『那麼就先把這孩子領回去吧！』

『就是』牛娃子把頭用力一點，用着他當爸的威嚴，像一個殘忍的野牛，把他那可憐的牛犢硬給帶走，回到那睜眼就是痛苦的家窟去。

學生們幼稚的目送着他們父子倆出去，回頭再看洗孔，呵！只要從幾個小孩子的耳語裏便可以知道他是怎麼了：

「喂，你看麼，先生怎哩？」

「唔，他流了眼淚！」

大瀾聽到學生們的耳語，他抬頭一看，洗孔的冷面孔果然溢着一滴淚，像冰要溶化似的。

### 三

人們的事情一成為難以解決的問題，於是就把時間的進度形容得速度快了。更達到這是一個秋漸深的季節，時光彷彿專在這會子和村人們開玩笑讓人們覺得好像太陽才升起便又滾下去休息了。

傍晚時分，從村紳有發爺的宅子裏走出了南鄉的聯保李主任和兩三個隨身漢子，騎着騾馬奔出村子，大概是趕回南鄉去了。

這時有發的情緒是純粹的惱怒，他興奮的狠狠的吸着鴉片，躺在匠上，戀着那盞小小烟燈，在含着冷笑的計劃着如此這般。

隨着夜色的降臨，他的老癮終於過足了。於是起來，收拾好了水煙袋，喊叫來黑



娃，伴他親到艾老的家裏去。進了艾老的家門，黑娃楞楞的大聲嚷着，直撞進房裏去。

「艾老有發爺來哩！」

「啥？」大嫗的妻心血突然一熱，呼吸頓形緊迫了。原來她的母親一聽到離家很近的地方鬧了匪，便不顧早晚的趕回娘家去了。臨走時曾當着艾老的面安慰他：「娃呀，別再難過了，想來你女婿不會總對不起你呀！娃呀，耐着些個我走了。」是的，耐着些個，整天整夜的在渴望着大嫗回家來住，每聽到什麼呼喚，或類似皮鞋的踏踏聲，就不禁心田一熱，蒼白的面頰上泛起一朵紅潤。但黑娃進來粗魯的喊叫，終不是她所希望的聲音。臉上的紅潤立刻飛得無有蹤影，遺留下的是一陣空虛的悲哀。她見着有發隨了黑娃邁進來，便勉強的答道：

「是有發爺呀。」同時對於有發的親自駕臨也表示着有些奇怪。

「艾老呢？」有發舉着水烟袋四下裏尋視了一眼，又問：「登科呢？」

「他麼，他兩三天連屋裏都不回來哩！」

「那怎麼？我尋他有話說呀！」

總是心灰意懶的艾老正在裏面匠上昏睡，黑娃進去一眼看見他，便冒冒失失的把他搖醒，他爬起來糊塗的還以為有發親自來向他討那頓酒席賬，說道：

「不是說，不由我出這筆錢麼？」

「啥？誰跟你來要啥錢？」黑娃大聲說：「是有發爺有啥話要說哩！」

「唔！」艾老揉着兩眼出來。直勾勾的看着有發坐下吸水烟的樣子，一句話也說不出。

「哈，」倒是有發顯着有些自足的大人老爺氣派，他含着似乎是笑的笑意，看着那矜立在微弱的菜油燈光裏的老農人，那挺不起軀幹的艾老：「喂，你怎你的娃會沒回屋裏來睡嗎？」

「唉！」艾老真個傷心，他抬了抬那睜不圓的老眼，心裏還恐怕有發又要找題目弄酒席。沉默了一會他回答道：「唉，誰知道他竟變得不要家了，都是我人不好，叫

他念啥學堂，這會子怕他是在關帝廟裏呢！」

「噢，」黑娃忽然想起，便大聲插嘴：「爺，他是在學堂裏，我見來着！」

「呵，下貨，那你怎不早說？」有發罵着黑娃，同時又說：「那麼你去尋他來就說我請他說個啥話呢。」

「是，」黑娃轉身就跑出去了。

「喂，坐下麼，」有發對艾老說：「我有事要求你幫幫手，總不會虧了你！」他說着又凝神在水烟的引火紙上，靜待回答。

「啥事呢！」

「你知道，咱隣縣鬧了匪，咱這塊地方還不怕麼？縣裏要怎麼着，那咱當然就怎麼着，咱不必管。可是咱自己麼，還得辦團防匪才是。」

「又辦團麼？我的爺！這會子可有多少人能攤這筆錢麼？」艾老的腦子並不愚笨，對於這類事很有見地和經驗。

「呵？」有發丟過一個冷眼光後說：「你糊塗了麼？不辦團，怎能防匪？匪有七十二殺，若是來了，在數的難逃，你竟不懂麼？」

「唔，就是死了也好，怎麼樣都不得活了。隔些日子就是捐，捐，都把命捐完了！」  
這話，艾老彷彿是自言自語似的叨念着。

「嘻！」有發立刻聳了聳眉頭，冷笑。還立起來走上前一步，微彎着身軀看着艾老：「噢，怎你也愛這麼說麼？這話若從別人人口裏出來滿不怎的。你麼，你不該這麼說呀，你始終是手拿金子當黃銅！你有個專門學堂出身的兒子，還有別的話說嗎？他真個是本縣有數的漢子呀。只要一步步的麼，想法子來麼，還用發愁他將來不比我都發達麼？」話一完就仍回原位坐下，並不用正眼看誰，他吸着水烟。

一道希望的光輝，倏的一閃，大飄的妻立在一旁，她這樣覺得，同時他冰冰了的幻想又要溶化出來，把兩眼看着艾老。

但那老農人却一聲沒響，因為他並非不聰明，他現在真有些不敢信從有發的

話也奇怪麼，有發對他的態度真個是異常了，他竟敢說『將來會比他發達！』真的他情願這樣？無論怎樣，艾老覺得有發的話至少是在兩可之間飄渺着。

大家靜默了，唵嚕唵嚕的水烟聲嚮得很無意味。在這無意味的聲嚮裏，大嫻的妻却在腦裏閃出了一串有意味的思念：黑娃怎麼樣去跑到黑洞洞的村外，怎樣又撞進關帝廟裏去，怎樣的見到大嫻，呵，那怪物他來不來呢？想到這裏，她又難過了。回頭看看那簡陋的窗牖，遲升的秋月的光輝，悄悄爬上來了。再聽到那清脆的虫鳴，是這樣的微弱，孤寂！秋漸深了。於是她的幻想仍歸到冰冷，嘆了口氣，好像把心裏僅存的那一點點的溫熱都給放散了。

果然，黑娃喘息着，趕回來，沒容有發問便說：

『他不來！』

『啥』有發覺得這簡直是一棒，一向麼，不用說親到誰屋裏來說啥，就是坐在自己宅子裏，啥時候叫誰來，可誰又敢不到呢？但又一轉念，不禁冷笑了一聲，反到對

艾老說：『你看，你的兒子將來還能不比我發達麼？我請他都不動，好魄力，哈哈……』

艾老微微搖搖頭，顫動了一下眼皮。

黑娃把手一動，拙笨的又說：

『也不是，是他一個人在學堂裏，又尋不見鎖，可怎能出來呢？』

『唔？』有發很介意這段表白：『是他一個人唔好！我去尋他！隨我來！』

『呵？』艾老不得不奇怪了：『可到底尋他有啥話說麼？』

『放心！』把頭一點，有發舉着水烟袋對艾老一笑：『日後麼，自有你們的好處。』

#### 四

夜，施展着它黑暗的技倆，要愚弄一切，吞沒一切，要蒙蔽一切是非。但星羣和月能允許它麼？它們奮力的放射着光輝，像含着必勝的興奮，支持着太陽再臨之前的

艱苦。

在這種昏暗的景色裏，人們的動作，往往落到好人和賊難辨的地方。若不信，就請看村外向西南延展開去的那條道上，這時不正悄悄的有個黑影子，匆匆的向這邊移近麼？他沒有進到村裏，可是守在村口前的狗却向他狂吠了，看他此刻是怎樣的一路打狗，一路跳上小道，斜繞着走到這裏來了。真像個小偷呵！

其實呢，等他奔到關帝廟前，喘着氣，又咳嗽了兩聲，叫開門進去，直到他隨着給他開門的大龜同進入那富有惡味的房舍裏，藉着菜油燈的照明，那人不就是那有着冰冷的病態臉色的洗孔麼？

他仍是默無一言的，呆對着微弱的燈光凝了凝神，鬆了一口沉濁的氣，覺得腸胃有些疼痛。他不管大龜，一下就躺在床上，想要睡去。

可是大龜繃了繃眉，坐在旁邊，輕輕招呼一聲：

「喂。」

洗孔把眼睜開，沒說什麼。

「你是？」大颯有些遲疑：「到南鄉去了嗎？」

「啥？」洗孔抬了抬頭：「你怎知道？」

「我怎會不知道？」

「唔？」洗孔坐起來：「這終久不是啥祕密的。」

「所以哩，因為你們不要什麼祕密，別人才都無所不知呢！」

「那算個啥，我們不但要叫那些人無所不知，而且還要叫他們無所不受！」

「哼，只怕他們在勝利上無所不受吧。」

「啥？」洗孔不禁有些疑慮：「你不要再說啥啞謎了吧，究竟你知道了啥呢？」

遲疑着，大颯吞吞吐吐的才把剛才知道的事情講說出來。

原來，有發自出了艾老家裏，叫黑娃拿了燈籠，在月亮才升起的時候，果真親自到關帝廟學堂裏來找大颯。起初，大颯所給他的仍只是蔑視和厭惡。但有發究竟不



是沒見過市面的老狡猾，他忍耐着，他微笑着，他吐出了無形的毒絲，潛默的纏縛了大颯的心。他告訴大颯說：縣裏，尤其是本村有人能從專門學堂裏畢業，大家是該怎樣光榮，雖然『地位』兩字看起來很難說，但是這年歲，只要有人，就決不會成啥疑問。而他自己情願幫助大颯，並且還拿過去的事實證明他確實是幫助他的，那就是說：他肯把艾老的地畝左一次右一次的買過來，正是爲了讓本村能有位傑出的人才，大家都光彩。因爲艾老不去地，便無力供給大颯，但去地却並非啥容易辦到的事，差不多大家窮得都非去地不可的這時節，除去有發爺鎮上設有賬房，除去有發爺可以買地之外，可能再有幾個人能這樣『愈花愈有』呢？所以，如果有發不買艾老的地畝，那麼大颯勢必只有停學。說到這裏，大颯聽着，當時並沒表示什麼感激，却冷笑了笑，表示着他的腦子的並不簡單。

可是像有發這樣人，怎能看不出大颯這種心境呢？於是他進一步，告訴大颯現在的世界，只要一個『財』字，財，『來財』雖對於普通人是個再難不過的事，而在

傑出的人物上講，並不怎樣難呀，只要肯幹，只要有眼光。

『唔！』當時大颯禁不住心一動，覺得話麼聽起來雖是俗不可耐，可是真個切乎實際。因為一個『窮』字就鬧得自己竟連離開這愚蠢枯瘠的家鄉都不能！

直到有發提到要怎樣讓他主持這關帝廟學堂，怎樣藉此幫助他包收上一回稅，擔保錢來得會像寫去一樣容易！

『唔！』一朵豔豔的牡丹花彷彿現出在大颯那一向都是苦惱的心裏了。他看着有發並不如先前那麼醜，那麼粗鄙，此刻，他簡直要把他那畫家的眼光恢復過來，他會在有發那醜和俗鄙裏發起趣味，美。於是喜忙，這在家鄉裏罕有的表情，便由大颯那有着紅血絲的眼裏溢出來。把大颯的心情牽到左右兩難的地方，却是洗孔的問題，他知道洗孔那面是無法解說無法求得諒解的。

從有發走了以後，大颯就盼着洗孔回來，可是洗孔回來了，又是這樣的一聲不響，他才無可奈何地把話說明了。

『哼，好！』洗孔聽着噴出了冰冷刺人的乾笑：『哼，不幹教員了，董事長是他，校長是他，成了敵對的時候，還留戀着從他手裏賞賜下的飯麼？他騙奪了人們的血汗，難道不可以給人們奪回去麼？包稅幫助你，你去跟他去發財吧！你信賴他吧，誰都會覺得光彩呢！不要顧及我，我可以諒解你，但是有一種事實的力量不會對你同情！事情過得很明白，還用我說啥麼？你覺得要怎樣，就怎樣，我倒沒意見，因為你受過高等教育，你又不是白癡，明明白白的事實在眼前過着，像你還看不懂麼？』洗孔覺得腸胃很不好受，閉着口，睡下，尋思着明天的事。

大颯呢，腦子脹的疼，覺得蓬亂的頭髮煩得發癢，呆癡了，坐着不知怎麼好。正在這時候，恰好燈盞裏油乾了，夜色便狠命的壓迫着一切。

## 五

夜裏降下一遍霜，清早的氣候特別冷。東方太陽一露臉，便被一層霧氣蒙得昏

紅了。

起得最早的是本村的得娃，他心裏沉重的存着一樁心事，起來以後，他就東一家西一家的串着門子說着吟話。這樣不過一刻功夫，村人們都沸騰起來，男男女女互相傳告着說：

「派捐又派捐？不得成！」

「這裏要咱出錢，那廂要咱出捐？把他們的，不成！」

「不成！咱都去！」

「都上關帝廟裏去，商量，說說！」

「對，都去！」可是並沒立刻就去。

得娃後來去知會洗孔。才一出村子東口，一看，關帝廟學堂像出了啥亂子，孩子們吵嚷着奔出奔進。得娃吃了一驚，若說是村人們都趕到裏面去商量事麼，却又沒有理由，因為村人們差不多正在由東家串到西家，西家走到東家的相互傳言着，還

沒上學堂裏來呢。究竟怎哩？只好跑過去再說。

到了廟門前，沒容他問，孩子們便有的迎上他說：

『得娃叔，不好哩。』

『啥事？』

『有人來逼咱先生走，不容先生說個啥話麼，就要動手打誰！』

『就要打？』得娃把眼一瞪，顧不得門前是否有孩子們堵着，手一推，就撞進去。

一進去，不提防，就有人上前惡狠狠的質問他：

『得娃，你來幹啥。』

得娃一看見他們一共三個人，都是有發手下的惡貨，平常替有發跑腿到各處收地要賬的。於是得娃明白了一些，猜想着這一定是有發要來個『先下手爲強』了。再看，洗孔正不動聲勢的坐在漢子們的眼皮下，臉色是這樣的蒼白，更讓人覺得冰冷。於是得娃更覺得：危害洗孔就是跟全村的人們作對頭！難道還不把人們叫來

馬上給他們一個硬釘嗎？這樣想着，他便毫不猶疑的面向着那質問他的惡漢們射擊出幾個字音：

『我來幹啥狗才，你們來幹啥你們別跑，停一下，看我們的狗才！』

那三個漢子誰也沒抓着得娃，得娃轉身就走。三人都不放心，便奔出去追他。在外面扭打起來。

正在這時候，大颯才拖了大皮鞋到洗孔面前說：

『合不來呀！雞蛋往石頭上碰。你暫時先走開，又算什麼要緊呢？』

聽着，洗孔不願再看大颯，只用右手順便的推拒開他，眼睛瞪着地，哼了一聲。

但大颯聽了一下外面得娃同漢子們的爭吵聲以後，把手掌伸出：

『況且，你看農民裏可有幾個不愚昧，不蠢笨的呢？爲着他們去招惹苦惱？有什麼理由呢？人道主義良心的榮耀嗎？我就不懂這些！』

『哼，我更不懂你爲什麼不懂這些，可是這些和我們並沒有關係。我們不會要』

過啥高高在上的，虛無飄渺的人道主義，也不會賣弄過良心的光榮，我要這樣做，因為我們，我自己和你所謂的愚昧的農民們，我們的生路是一天比一天短，誰願死？眼看着有人逼着大家往死上走，難道就任命不成好在，事情變動着，將要怎樣，你可以看着，反正不關你的事。」講到這裏再一想，洗孔又冷笑了一聲：「不是我說錯了，怎能不關你的事呢？現在你是我的朋友，誰不知明後天你老哥就是辦包稅的財主了！哼。」

話帶刺，使得大鵬只有噁着唾液，繃繃眉。愈想愈羞，愈羞愈沒法轉圜，事情既弄到這樣，不由得只有動怒。把頭髮用力一甩，兩手往大衣袋裏一插，聳聳肩頭。

「好！我本打算利用有發，好讓我得到些生活基礎，我們都好去安定的發揮個人的天才，弄得些成就，免得總是苦惱。然而你却別有用心！真的，多少年的功夫，我們竟由同學變成路人了嗎？」

「路人誰又保得住不更由路人變成敵人了呢？」洗孔說完，一心靜聽着外面

的吵聲，爭吵確比剛才厲害了，一定是村人們聚攏來。

『好！』大颯幾乎是用着全身的力量噴出這個字，毅然決定的從衣袋裏掏出一個金字塔牌的香烟盒子來，打開看，並不賸有一枝烟，惡狠狠的便撕碎了，它大踏着步走出去了。

只賸下洗孔，他仔細聽着，外面顯然是人們愈聚愈多了，他便稍一沉思，也立起來，招呼村人們去了。

## 六

大颯從動亂着的村人們中間擠穿過去，走進村子口，偶然想到：

『是向那裏去呢？家裏？愚蠢的爸爸怕也是擠在村人們中間去了吧？那麼家裏一定只留下一個白癡，一個女僵屍。』

於是他那妻的醜像便浮現在他的腦裏，是那麼死氣沉沉，陰冷逼人，淚眼臃腫



的可祇！

『到那裏去呢？』正尋思着走，猛看見有兩個漢子忙着鑽進有發的宅子裏去，於是，彷彿有一堆銀元，俗不可耐的銀元，在眼前一閃耀，心血便跳起來，彷彿不自主的就踏向有發的門上去。

可巧，他還沒進門，裏面黑娃早呆頭呆腦的走出來，迎面撞上他，便楞歡喜着喊道：

『呵呀，我的爺，怎我正要請你，你就真個來哩，快來些，有發爺正着急！』  
大嫗一把被黑娃扯着往裏走。

一進房門，一股濃厚的鴉片氣味便洪水似的冲到滿空氣裏，有發正焦急的忙着過癮。含着烟槍嘴子，吱吱的吸着，像貓似的，蠕動着腰腿。一見大嫗進來，便說：

『怎你來得這樣快？事情鬧得壞的很呀！剛剛他們跑來對我一說，我就明白了。』

旁邊給有發燒烟泡的漢子不住翻眼皮看着大廳。大廳不知將怎樣答言的說：『這個也很難說，他們也的確可憐哪。』

『啥話？可憐？誰可憐他們？要知道，匪來了，有七十二種殺！這會子都反對辦團出捐，哼，在數的難逃，還要等那時候後悔麼？反正我是不怕的，你看我辦過賑災，也不止一次了，這會子都忘了他們是怎樣從死裏逃出來的了。反正，反正蒼天有眼，善人天佑，想我以前，那時你還是個小小的娃呢，那時我不也是個日子窄的人麼？鬧這鬧那，讓他們鬧吧，愈鬧愈壞！我馬上就去縣裏看他們的結果，哼！』說完又是一氣，吱吱的吸了個滾熱的大泡子。

『不過，』大廳還不知道有發究竟要對自己說什麼：『不過，大家都是本村上的老實人，總要馬馬虎虎的讓他們過一會子，任什麼也就完了，不必叫縣裏派人來才好。』

『是，對呀，村裏都是老實人，鬼子孫只有幾個，洗孔，得娃，還有三個甲長，我都清

清清楚楚！先前我還以為洗孔是好人，教學也能成，誰知道他竟不明大體，他目中沒我老漢，我辦他們一個通匪，看他可吃的住不？

『不能』大颯以為有發的話至多也只是威嚇，放空砲，所以自己的答言也就順嘴說出來。

可是有發吸完最後一口烟，放下烟槍，坐起來過着茶，先吩咐旁邊那漢子去預備驢子，真要起身親自上縣。接着就告訴大颯說：

『我請你來，也沒有別的，就只是要你幫幫地方上的忙，從中把事情給緩和一下，給本村的老實人曉以大義，叫他們別跟着南鄉人一起吃虧。再有，洗孔，我對他麼，也總算不錯，你麼，又同他小時一起是同窗學友，告訴他，放明白些個麼！不然，等縣裏對不起他麼，我雖說是一向見義勇為，當仁不讓，可是那時節也只好愛莫能助！反正你關照他一下麼。還有，地方上平靜一下子，我也好幫你投標，把包稅辦到手。』說完又故意給大颯一個希望的微笑。

大颯嚥着唾液，無話可說，覺得肚子在叫，太陽已快正午，還沒吃過東西。

人告訴說驢子已竟預備好了，有發於是叫隨身漢子拿了水烟筒，同着大颯一起走出門去。

## 七

騷動着，村人們到底齊打妥了一個主意：不拿捐，不攤款，大家都興奮着，等待着，若是誰個真來要大家的命，那末必一齊把他一個大硬釘。若是硬逼着大家往出拿，大家也只好演一齣打狼不留情！

太陽偏西，野雲在秋深的空中遊蕩。村人們各自尋着活計去工作。洗孔便同着得娃和幾個服衆望的村人一路到得娃屋裏去。他們主要的是商量要怎樣和南鄉的人們聯絡得一致。

正在他們談論着的時候，得娃的婆娘手裏拿着把掘頭，走進來告訴他們說大

飄來了。毫不遲疑，洗孔就預料着：

「他來作啥？剛才不是有人說，見他從有發宅子裏出來，同着有發說着啥話麼，他來這裏，看他替有發怎樣發壞！」

「對哩！」得娃忽然想起一件事：「這回他給艾老說話和解事情，擺了酒席，可竟會真個沒要艾老出一個小麻錢！有人說，夜黑下有發還親自尋到艾家去說啥呢？」

話還沒完的時節，大飄已經響着皮鞋聲進來了。虧得得娃的婆娘直用眼給得娃警告，他才猛一回頭看看大飄，不自然的，把話想收回都不能了。

不過大飄並沒注意別人，只看着洗孔，那個坐着並不稍抬一抬頭的，彷彿一個頑固的雕像似的青年人。一陣火熱的血液立刻往大飄的面皮上湧，他不知將怎樣才好。用力搔了搔頭髮。終於才說：

「可見你已竟不諒解我了，但是，我是你的朋友，要告訴你一句對於你們都緊

要的話，這是我的熱情。」說着，看看洗孔仍是一個雕像似的不少動，幾個農民們倒是瞪着他們那思想簡單的眼凝視着他。於是他不禁嘆了口氣：『喂，要不太傻了吧，事情要怎樣做，得往多方面估量一下。』

『嗆！我問你，這就是你的聰明麼？』洗孔突然立起來，聲音很冷酷，讓大颯感到他簡直有些寒氣逼人。

『怎麼？我很坦白呀！你我小時候是同學，呵！』大颯幾乎不曉得要說什麼：『不錯，有發的確是個壞蛋，他說團是要辦的，因為匪鬧起來就凶的很，爲了地方上的安寧，大家總得出這捐，縣上派的又另作別論。』

『嗆話？！』幾個農人都直率的從嘴裏擠出同一種聲響，仍然看着大颯。讓大颯覺得他們都像猿猴似的帶着原始氣味。

『不錯，我們若非愚蠢，那末就可以更明白，最狠的人，最無情的人，就是最狡猾的鬼，可是輕易惹的嗎？你又有着病。』

『可是我們都是傻蛋，我們都吃過他的苦頭，大家都一天比一天受不了。我們幹倒用不着誰來擔憂。』

洗孔的話使大飄覺得像把刀，戳着人的心，挑撥起人的忿火。用力嚥了口唾液，他甩了一下頭髮：

『好：本是一片熱忱，我要告訴你們他是上縣去了，他要——但是，我不曉得爲什麼你的思想是這樣的頑固。』

『也許照你所說，鄉下的農民都是貧愚，我當然不是例外，請你看吧，像我們這夥愚昧的窮鬼，要怎樣創造將來吧！』

大飄聽着，轉身就出去了。

得娃的婆娘，直勾勾的兩眼，鼓動着厚大的嘴唇說：

『也難怪麼，他念過那多年月的學堂，有發怎能不跟他來得近？就是艾老，他這會子也可憐的一聲不出了，總坐在屋裏發呆呢！』

「怎會那麼出奇，」嘆息的是一個有着深皺紋的農人：「連艾老也會變得半死不活的了！」

「沒聽他說麼，」另一個人向洗孔說：「有發那鬼孫叫他告訴咱，說是上縣裏去了。」

「憑他幹出啥鬼毒手吧，」得娃說着，臉上的肌肉一吃力：「反正咱是啥人，咱還怕他麼？」

「怕派捐拿不出，日子都不得過了，還怕麼？」有人這樣粗魯的說着：「倒是登科那人有些不妥實，怪怪兒的，竟叫有發看起了。」

於是大颯在村人的腦海裏，不只是奇特，而且是可怕了。

## 八

其實在大颯自己心裏，還絲毫不覺到人們是奇怪他，甚至於怕他，只更深的證



明家鄉除去貧瘠之外，着實愚昧。

這晚，他沒好再去關帝廟，在家裏，只安靜的把軀幹擺在匠上。在陰冷的土房裏，空氣是這般的死寂。

菜油燈的光亮昏暗的可憐，忽然，有一個瘦弱的影子在大颯眼前一晃。但他並未會拿出任何注意，他正靈敏的想起：爲什麼不卽早從有發身上弄些錢到手呢？他覺得那自私的老守財鬼並不是多難鬪弄的。他不禁微露着喜悅。

『你要啥喝的不？』那瘦弱的黑影子原來是他的妻，她潛在的興奮激動全心血，從他今天一進門，就不知到底該怎樣招呼他才好。很像小孩子見生客，不時偷偷的窺察着他的動靜。現在，忽的發覺他臉上會出現了和顏悅色，猛可的一陣高興，直像服了一劑神藥，是這麼速快的，就讓那悲哀的病魔受到意外的襲擊。

『呵？』大颯未及辨別，順口驚問一聲。

『你，你要喝些水嗎？』他的妻竟有些羞澀了。

冷靜了一刻，大瓢才拿出一個失望，把給那白癡，那女僵屍：

「不！」

她得到這個，又暫時呆滯住呼吸，然後一酸心，無可奈何，她只有仍舊孤寂的溜到一邊。

他呢，也厭煩的斂消了那剎那間的喜悅。同時他想到：所謂從有發身上弄些錢到手，並不會如想的這麼容易，他的特徵只是貪婪和無限的自私。

隨着夜的降臨，無邊的懊惱爬上心頭，騷擾着全部情緒。

幾乎要瘋，他發狂的從架上跳下來，在昏暗中搜尋他的調色板畫筆……又怒又恨，拿它們到院裏，嘩的一聲，無情的投擲在地上。

於是，還守着深秋的虫豸頓時消失了悲切的叫鳴。又缺了的涼月，任憑浮雲掠過。

呼吸着寒冷，肺腔運動得發喘，他從衣袋摸出了火柴兩支，他要焚燬他過去的

理想的痕跡。但夜風是過於無知，竟吹滅了火柴的微焰。

直起身來，如遇仇敵，舉起他有着大皮鞋的腳，無情的，殘暴的踏在這些無辜的什物上，讓它們吶喊着破裂的聲音。

踏了一回，大颯對着月光，長嘆一口氣，頭顱熱脹，空虛的瞪着那一對富有血絲的眼睛。

這時，從房裏散逸出艾老的嘆聲，悠長的在全夜的寂寞裏泛流着，伴着這，還有一個女人的潑泣和村狗的吠叫。

## 九

有發從縣裏返回。可是沒見動靜。縣裏也沒有什麼差人下鄉來。

却有一個極惡劣的消息，讓大家憤懣得氣勢汹汹。確確實實，洗孔和得娃到南鄉去，齊被聯保主任在擅自強羈那邊幾個村人時，一起拘了去。把他們硬押在地窖

裏，不給吃喝，要辦他們一個抗捐通匪。

得娃的老婆一聽到這種情形，就哭喊着在滿村裏走來走去。村人們愈聚愈多，紛亂的說：

「胆敢拘咱的先生麼？」

「得娃好人呀！」

「他們到那向，都是爲着大家的事呀！」

「是呵！」

「怎辦呢？眼看着麼？」

「那廂有好幾個村子都商量着要人呢！」

「那賊他能答應放麼？」

「他們說，不成就打！」

「打他有槍吧？」

「說是搶他槍麼！」

「打死那賊！」

「……」大家正在喊叫着，勸着得娃的婆娘別再哭了，她剛止了哭聲，忽的洗孔的父親，一個衰老的農民，有着一副強烈的窮苦的臉相，他打着半哭泣似的濁音，從他們的村裏，直奔到隣村這裏來，見着衆人就問：

「老哥，怎我的兒子真個遇到這事嗎？」

於是這裏的村人們便一面安慰着他，一面說大家正想法子總不能多叫洗孔和得娃爲大家受委曲。這衰老的貧農也別沒有啥法子。

這時，村子裏熱鬧的很，關帝廟上學的孩子們也亂跳着喊叫着不能去學堂，先生沒了。

後來有發在宅子裏叫本村甲長們到那邊去，人們也都要知道這是去說什麼事，大家暫且等待着消息。

原來大颯一聽到關於洗孔的這消息，他就很擔憂，想來想去，覺得還是要找有發去說話。見到有發，還沒把意思表白一句，有發便迎面笑着，露着他那鴉片燻黑的牙齒說：

『喂，你看麼，我的話還沒有準頭嗎，我這人，硬在嘴上，軟在心裏，先前我雖那麼說，他們若是咬定了不明大體的鬧，我要到縣裏怎樣，其實你知道，我不會真這末做。我人生平最慈悲。可是別人就不像我這樣了，你看這回，事情鬧壞了吧！怎麼辦呢？都是一夥野牲口，吵嚷個不了。』說完又是一笑，他得意的吸着水煙。

大颯對面坐下，遲疑了一下才說：

『不過，他這是擅自拘押，多少還要請你給想想辦法，究竟洗孔不是什麼壞人。』

『這很好辦，沒啥不成。可是我身為本縣紳士，我不願落個賣弄勢力的名聲，我不好去說話。』

『但是這樣不想辦法，不能眼看着人去受罪呀！』大胤懇求得很急，他看着有發那從容吸煙的神色，也餓得很，但手在衣袋裏再摸不着一點香煙尾。

『況且麼，我同那姓李的很有些不對，當初爲着辦賑災的事，我倆很合不來。別看他有時還來我這裏。』

『那麼——』

『不過是這相，他身爲聯保主任，他這會子既擅自拘押良民，那麼本村的民人可以到縣裏控告，對，到縣裏去控告，這確是一着。』

『可以嗎？』

『怎不可以？』於是有發才叫人去尋甲長們，齊來商量控告的事，不過控告很需要費用，那麼大家事，大家攤。甲長沒表示非議，出去告訴村人們先少安勿躁。

可是村人們，又怎能全都順從這意見呢？不管順從不順從，告狀的事在有發和大胤以及有幾個甲長都認爲，也確是一着，所以當天他們就集在有發宅子裏擬呈

子。

## 十

像一陣暴風雨，吹震了每個人的心，是那麼焦躁的心。說南鄉的人們把聯保主任給打了。

那姓李的，私押良民在溼冷暗臭的地窖裏，飲食不給。反只有堵住窖門口嘲罵，殘酷的不斷威嚇着，就這樣，他本打算要一套殺猴嚇唬娃，却不料吹火不滅反燎原，南鄉農人，連那些向來慣用『沒法子麼』去了結難題的人們都動了憤怒，他們一齊拿刀動杖的，硬趕逃了那姓李的鄉紳，把押在地窖受罪的人們救了出來。

這個亂子可還算小麼？又是在隣縣危急的這時候！無怪乎有發一聽到這傳說，打探得沒有半點虛情，他真有些自持不住，不免胆寒。

起先他還堅持着非叫本村人們都出錢告狀不可，現在呢，無形中也只得順了



人們的意思。這才奇呢，他居然會順了大家的意思！眼鏡一點的人都這樣覺得。

所以當呈子還遞上縣裏去的時候，洗孔和得娃已經被南鄉人們護送着回來了。洗孔的病沉重起來，他那貧苦的老父親抹着淚把他接回自家去休養，村人們也都很痛心。得娃雖有些磕碰的跌傷，但不十分要緊，他格外奮興的在本村裏領頭聯合着南鄉人的舉動。

這簡直把有發氣忿的要死，他看着風頭不像話，他只好惡狠狠的多吸幾口鴉片煙。然而愈吸愈使着心情更緊張。想着他雖然同李鄉紳很不相投，可是都總算是數得着的本縣要人，這會子，他竟會跌斛斗跌在爛攤的農民手裏，給紳士們丟面子是小事，失掉向來的威信，却了不得！這若是被縣長知道得清清楚楚，那末對於行政的干涉上勢必也要有些動搖。想來想去，這時自己應該格外表示鎮靜，不去找任何一個士紳，也不上縣。不可丟掉的機會只是要使用上大颯。主意打定，他就命黑娃去請大颯過來閒談。見着大颯來了，第一句話就是：

『你看，咱這夥子鄉裏人鬧得還像樣子麼？一字不識，任啥不知，簡直反了，縣裏知道了，說他們成了匪，可吃的住麼？你是明白的！』

大胤繃了繃眉，慢吞吞的表示意見：

『依我看，愚昧，他們的確愚昧，可是窮苦，也實在窮苦到萬分。就像我家，現在可還有幾個現錢呢？我回到家來，算起來才幾天，那天曾看見過一塊銀元？』

『窮？』有發一冷笑：『年歲總緩不過氣來，誰不是一樣呢？比如我那賬房，原以慈善爲懷，濟人燃眉，可是放出去的款項，總是回不來，只能夠忍着心收了他們的地畝。』說到這，有發忽的住口，覺得應該跟艾老的兒子這樣提呢？艾家的地畝不已竟一大半攏到自己手裏了麼？於是只好轉轉口氣，微笑着：『你是聰明不過的，你知道我收了人家的地畝並沒啥好處呀！年景不好，租子不易收，又不能逼着人尋死。』

『對的！』大胤暗自想起：『種地根本不得活，一定固執着要他能有什麼好處，有發既是這樣的向自己表示親近，爲什麼不乘勢就勢跟他借些錢，早些走開呢？』

有發看着他坐着眨眨眼，默默的，於是把話往切要的地方提出。

「我這會子，請你來，爲的是和你商量一件事。你年青，又是本縣傑出的人才，雖說還沒作啥，可這不是因爲才出了學堂的原故麼？我的意思，是懇求你替本地方上出把力，讓鄉里鄰舍們都沾光。」

「唔，」大颯按住自己的自然情緒，企圖着順了這俗而厭的話頭，往自己的打算上走：「不過，像我自己還絲毫沒辦法呢！」

「哈哈！」有發頓時高興起來，他高傲的冷笑了，覺得大颯年青的，什麼傑出不傑出，反正總是個小孩子，聽他竟肯自己表示『不行！』於是他故意擺出慷慨的架子，大聲說：「怎哩，難道你忘了？我不是說，咱村這個學堂改由你教，錢少，那末你跟我辦包稅，不就能成了麼？」

好像一隻巨大的流星，亮晶晶的閃過大颯的眼，他忙開口說道：

「也好，洗孔是病了，無論如何得醫治。我可以暫時代替他，不過我有些要求。」

「啥？」

「我想先支一年的薪水，好在也不多。」

「不多？還少麼？一百多塊！先支沒啥，可是麼——」有發把那少神的煙鬼眼一轉：「你得真個立刻拿出先生樣式來！」

「什麼？」

「咱村子，人們都快反了；你得給他們曉以大義呀，免得縣裏知道了，大家都不得。」

大颯聽着，一看有發在沉下臉來等待他的回答，於是他嚥了一口唾沫說：

「這個當然，一定！」

「那就勝我老漢一個人苦操心了麼！」

這時，大颯在直着眼，一味的想着要怎樣得到一百多銀元，有限的這數目，事實上也確有可觀了。拿到手，就是走！哈，大颯想起有發在先前對自己笑迷迷的說過：

『人各有志，人各有志……我老漢幫你們把忙，提拔提拔，又算個啥……』  
『哼！』此刻大颯對着有發偷瞥了一眼，心裏說道：『你拿錢來，我自有志，誰要你提拔！』

## 十一

幾天來的事實，證明了農人們鬧着的亂子，顯然不是怎樣簡單的舉動。然而每個夜間，時光總還是很寂靜的渡着。只是殘月的光輝愈缺愈清淡，西風偷偷的吹着，愈吹愈冷了。

這一夜，天空沒有一點霧氣，繁星與天河銀亮亮的，秋蟲差不多都消聲匿跡了。人不知，鬼不覺。一個黑影子從村外關帝廟學校裏溜出來，東張西望了一下，匆忙的就尋上小道，步到廣大的幽暗的田野裏去。

在先，那黑影子還冷得抖着那羸弱的肢體。特別是一看見路旁的土丘，窰洞，或

是小樹的時候，他便脚步有些遲疑，擔心的窺察那是不是人，到明白了景物的真相後，才再放開匆忙的脚步，向前直去……

後來，東方的天際微現出一道清淡的色氣，一切東西的輪廓通被這淡淡的光輝給描寫得顯明了些，那黑人影的行動也緩慢起來，喘息着，疲乏的辨識途徑，察覺出幾十里路的奔波，還沒十分紆迴。遇上大道，他便鬆了口氣，知道再要走去，前面就會逢着鎮子了。

朝霧依舊是一陣血紅，深秋的曉聲混凝着霜氣，分外清涼。像閉合了雙眼，繁星隱退了它們的光芒。前面鄉鎮的景色却被黎明給烘托出來。

於是，我們就想辨認，究竟那黑影子是誰？現在，你看他兩腿乏力的不能速快的移動脚步了，面前逢着一塊斷了的石碑。吐出了口氣息，他一下就歇着坐在上面了。

天色大明。他有着一頭不短的黑髮，穿着件短大衣，套着對皮鞋。這就是那絕對厭棄家鄉的大颯。

的確，他這種離開家鄉，真是「逃脫」。因為他自從回到家鄉這短短幾十天裏，他認識窮字的可怕，比從前任何時候都深刻。沒有一個錢，能往那裏去？若像洗孔似的沉溺在窮苦裏，和一夥愚昧的農人們打成一起，鬧這鬧那，夠多麼癡傻！就在這時代，能有多大力量，可揭開重重的黑幕，打破一切殘忍的魔手呢？他是這樣抽象的想着。他不多計較什麼明天不明天，他決定了『走着看！』

所以有發怎樣用包稅發財的幻影來圈弄着他，他根本不會怎樣注意。稅的種類萬花洞似的多，至於怎樣投標，怎樣運動，辦到手後又得怎樣像惡獸似的貪婪着，橫徵暴斂，錢弄到手。血腥氣就會迷住了全個靈魂，眼前會得到什麼滿足呢。難道也出錢買一塊『公正可風』的匾額，運動幾個地痞給懸上家門來，就算是人生的榮幸麼？總之家鄉的一切都是愚昧和困苦，什麼發財？大飆不希望它，一向就沒詳細訊問過有發包稅到底是一種什麼事務。

他只想着，能得到百十幾元錢到手，也就知足了。所以，當有發讓他設法消滅農

人們的凶焰，緩和暴風雨的降臨，這樣他就肯把關帝廟學堂的職務公然給他，許他預支一年薪金時，於是大颯就任什麼都答應了，同時他果真從有發手裏接到百十多大銀元。

錢到手。他不懂得怎樣去向有發用假話掩飾自己的態度。也明明知道最壞不過的是這些自命以『仁慈起家的』鄉紳，你要想欺瞞他真比登天，你既答應他的任命，接到手他給你的小惠，那時他所要看的，除去你的行動作爲之外，再沒別的，否則，他會大罵孔子不該說什麼『惠足以使人。』

不過他若真用什麼暫時的作爲去敷衍暫時，好保持着自己的『別有用心』不至破綻，那末大颯也知道，這樣也難免被農民們當自己真是他們的對頭，反妨礙了自己離開家鄉的願望。這真是兩難。

他認清了這種可能的事實，便在接到現錢後，立刻火速的，悄悄的準備逃脫。當時，村人們剛知道他被有發請了代替洗孔教書的事，大家傳言着，隨傳隨把那嫉恨



和漫罵加重，一天的功夫，就把這事體由大家的耳和嘴，弄到幾乎是純粹的怨恨字句。甚至有人連艾老都罵起來，說他不該養大了這樣一個怪誕的兒子。

恨罵儘管恨罵，愚蠢的嘴愛怎樣鼓動着就怎樣鼓動着，就是明天學生們都聽了大人的話不來上學，也不管。無論如何，大颯只準備着夜一深便走。當時，天才一黑，他便從村裏走到關帝廟學堂裏去。

心情的緊張攪慌了時光的速度，好容易才耐到夜靜，那時大颯才帶好了那一年的教員薪額，溜出了學堂，一直逃脫到這裏。

現在，他歇了一會，舒展了一下四肢，一回憶，他不禁得意的冷笑了。覺得：

『鄉下人們夠多麼沒有眼睛，看我雖不與你們同調，然而我却會讓那卑賤惡劣的鄉紳士吃悶氣。他必悔恨他一向的倚勢自大。而今「晚輩的青年人麼」居然毫不費力的就從他手裏弄到離鄉的費用了。』

欣喜，像潮日的初升，大颯忘掉了疲乏，他打起精神，再邁開脚步，奔上鎮子去。

這窮鄉僻鎮。凋零的景况完全和深秋的寒晨同一色調。靜靜的，有一處廢墟似的歇脚店，可憐的在這短短的鎮街旁存在着。大颯走過去，在前面徘徊着。他向店旁一個農婦買了一粗碗新燒成的綠豆米湯，打聽着說不定有往省城去的大車可以坐，他便等待着，準備搭脚趕路了。

### 第三章



拙笨而殘酷的戰亂接二連三，於是天災便有機可乘，頻年無情的鬧起來。遍地都度着悽慘荒瘠的日子。這古老省城也只好一向宛如廢墟似的愁悶的挨延着空虛的時光。

但九一八是一股無休止的風暴，它貪婪的吹着，摧毀着東北各省份的繁榮和安甯，使得奢望着苟延的人們，忽把這不堪的地帶想起，大都挾帶着不景之氣，絡繹跑來。而這窮僵屍似的市面，便意想不到的得到一番富有表面生氣的裝扮。

三兩天的大車進程，終於把大羈給載到這裏來。當他才一踱進城裏，便立刻驚嘆了，覺得家鄉確不可留戀，省城也許差強人意的多少會給人一些安慰吧。

想從前，坎坷的幾條街道上，枯乾的房舍，不是羸弱得東傾西斜麼？現在却大半

正在改頭換面；從前，行人不都是窮窘而頹喪的麼？現在呢，行人來往，顯得擁擠，語言行色也複雜生動了；從前，狗都瘦得不喜吠叫，老鷹却成羣的愁鳴着盤旋在空際，凝着那飢餓的銳眼，會兇兇的飛下，從人手中公然攫取，現在呢，汽車是往來疾馳得頻繁了。

大瀟興奮的，瀏覽着兩旁，手插在他那染有幾點彩油點子的短大衣的袋子裏，摸索着那沉重的兩軸銀元，終不禁有些躊躇：家是離開了，省城是來到了，走着看，該去作什麼呢？到底去尋誰呢？唉，在眼前是不是有什麼憂患在藏隱着？太陽還偏東，他暫時興奮後的無聊感到有些飢餓，只好順便踏進一家飯館。那裏面：污七八糟，油膩的氣味惡劣的很，雖說秋味濃厚了，但蒼蠅却更密集在爐灶，食品和各種的器皿上，懶洋洋的留戀着熱氣。幾十天的家鄉生活，使他又恢復了幼年無知時代的習慣，顧不得什麼清潔不清潔，坐下來要着簡單的飯菜。

在他等飯不來，就要急躁的當兒，正嘻嘻哈哈的進來幾個年青人，檢選了位子

坐下。

他一看，驚喜的才要招呼誰，而那邊一個打着桃色領帶的，也是臉色蒼白的青年，突然也顯出驚異，滋出滿是紙煙黃痕的牙齒，眉開眼笑的，指着大颯喊道：

「誰麼？大颯？大颯，怎麼你也來在這兒？」

「唉呀，真好的很哪！」欣喜逐破了大颯無聊賴的情色：「怎麼我一來就遇到你了？」

和結桃色領帶青年相偕在一起的共有兩個人，都不夠三十多歲，他們洒着生疏的眼色打量着大颯等。大颯被邀同他們一起吃飯以後，他們便向桃色領帶的青年說：

「也名，給我們介紹一下！」

「唔！」也名恍然的作出強烈的表情，像舞台上的火氣演員，故意裂着眼睛，掛着笑紋的嘴張得橢圓：「真是的，我來介紹，這位，天從兄，現在公立中學事務上工作；

這位，曉聲社記者筱昆兄。他是我們這次一起畢業的同學，大颯，艾老弟哈哈。」

介紹完，一陣笑聲，四個坐好，吃着談，大颯第一句話是：

「可見是開發了，省城變化得快的很呢！」

「開發？」天從把嘴一撇：「哼，要知道，咱這些炎黃的子孫們，就巧在嘴頭上了，明明是逃避，他偏說開發。要知道，東北的富，任啥地方也不能比的，煤，鐵，糧食，鐵路……我們實在沒聽說過，再有什麼人像華夏民族這樣對自己真個能狡猾的了。要知道——」

「好啦，」也名伸着瘦乾的手來勸止着：「先吃，一說就上了講堂了。」

「其實說與不說通一樣。」記者筱昆搭上這一句評註。

「哼！」大颯看了看他們，手攏了一下長髮。

「其實呢，」也名一邊嚼着食物，一邊說：「這年頭，任什麼也別提，沒用！大家都是一個混。你想，我在學校裏本是學彫塑的，同你差不多；可是一出學校，馬上，馬上我他



媽就扔得乾乾淨淨。沒法子。』也名把筷子一翻，聳了聳肩頭。

『實在，現在是什麼天才哩，偉大哩等等，都不需要。羅丹若是中國人，他住在鄉下，哼，早就不是自殺，便是餓死！』大颯很感慨的又嘆了一聲：『真的，現在所需要的是什麼呢？錢？良心？』

『啥？』天從把頸項一伸，從牙間跌出一個字來，然後翻眼看着大颯：『良心？這會子還要良心，要知道，你本打算懷着良心，但是大家因循着誰准許你懷着這良心。』

大颯瞪着眼像凝視着這些字音似的。

『所以哩，』也名把頭靈活的一歪，桃色領帶都擺動了一下：『我就說過這是時代的精神，『不要臉』是無所不克的萬能的武器。』

『哈哈，大家都不要臉的耍着把戲混吧！』記者的笑聲，清清楚楚，鏗鏘有聲。於是大家談笑的中間，大颯覺得眼前會是到了最合於現實的境界了，幾乎

立刻遺忘了家鄉的一切。幸虧還覺得衣袋裏的兩軸紙裏着的銀元十分沉重。

## 二

這時，大飄的情緒真夠欣喜的了，過去的煩惱，在他的心靈裏，隱蔽得乾乾淨淨，彷彿任何些微的痕跡都消失盡了似的。眼前的情景，好比是一望無涯的大海，『願望』在這裏可以狂放的隨着波濤自由的洶湧着。不必憧憬着什麼天才的成就和苦心的經營。也不必戰戰兢兢的裹在奴隸般的人們裏去奮鬥抗爭。更談不到順從家人的愚望去東碰西鑽，去做什麼養家郎。於是大飄彷彿看見『趣味』兩個大字，擺弄着一種自由姿態，顫動着從遠處跑來直到眼前。不久，他就安適的睡去了。呼吸着他這兩日旅途勞頓的鼾聲。這鼾聲響得真個狂放，毫不顧它將要怎樣的振動空氣，又怎樣會傳到別人的耳朵裏。

實際上他睡着的地方並不屬於也名，而是也名的族兄。因為也名現在住的這

幾間房子正是他那位族兄的宅舍的外院一部份

也名的族兄，是一個胖胖的矮子，四十歲上下的神氣，臉色黃白，浮腫的肌肉，如同才出水的溺水鬼。鬚鬚疏疏的像栽在嘴邊的一樣。牙齒烏黑，顯然也是頗能講究一氣的鴉片愛好者。他也是不久以前才進省裏來的。在家鄉，那是南部一處比較富庶些的縣分，因為他幹到兩任縣長的原故，總算是一位很有權勢的鄉紳。近兩年來，地方不靜，匪氛蔓延着沒有呆板的界限，於是以智者自居的他老先生便搬進省城來，躲躲危險。並且覺得，即使現在真的有人又給他一個肥缺，他也不一定再幹了。他認清大勢，以為與其冒着危殆弄着詭計的過什麼『括囊』，反不如花幾個錢趕把省城裏的地皮購置一些的妥當，他確認這裏必將繁榮，地價一定有個猛長，所以纔備了妻妾兩人和孩子們來到這裏，預備久住納福。而且，宅舍又是什麼委員的，和他有着歷史上的公私關係，也就因之免掉了掏什麼房租的麻煩，如同有着永久使用權一樣的便宜。

影響所及，也名到省城來便寄居在這外院裏，而且又把大嫖引來。

不過，究竟這位胖胖兒的縣太爺是以括起家的增福財神，當他吸足了煙膏子的時候，總盤算着，覺得自家的錢來得着實不易！一個小小的地方行政人員，哪比得起上級領袖。人家是安坐在愜意的房裏幹着的，自己呢，當時却有把頭顱掛在胳膊上一樣的險惡。所以，雖然總覺得地皮價格要抬頭，却還未曾毅然下手，真個就買上多少畝。

這種心思又影響到也名身上，使着他只能住住閒房，却別想從他身上揩些油水解渴。也名也根本厭煩他，自然就不常和這個村豬去談什麼話。

但今晚大嫖的鼾聲生疏的透過窗子，當也名的族兄經過時，聽了很詫異，一個向來就仔細的人，邁任何一步都不會疏忽的。等他走到裏面，躺在上房開始吸煙的時候，便着人去喚也名來問話。

也名一進上房，看見族兄像一個肉蛋子似的弓着身軀躺着開燈過癮，煙盤

子旁邊還擺供着許多精巧的食品。他便站在一旁像看影片似的玩味着這畫面，一聲不響。

儼然是爲父的態度，他的族兄把烟槍慢慢的一揮動，凝神看着也名頸上放鬆了的桃色領帶說：

『呵我麼，叫你來也沒啥話說。就是有一件，我想你還是大小弄個事兒作作才好，要不然回家住住，料理料理也好。』

無聲的哼了一聲，也名瞪着他族兄那臃腫的淡黃臉，疑慮着，暗自想道：

『難道你可要攆我出去麼？你這庸俗的烟鬼，你夠多麼肥胖呵，其實呢，你只是一個用民脂民膏凝成的蜡人！不要臉！』

也名的族兄望着他這呆呆的樣子翻了翻眼皮，便一心一意的只顧吸煙。

本來，也名的家庭，在沒分居另過之前，地畝的總數本不算少，但分開了以後，落在也名父親手裏的也沒有許多。並且也名的父親根本是個家庭裏的犧牲者，因爲

祖傳的習慣是：只供老大念書求官，往下老二等等便得認命來晚了一步，守着地種過一輩子就完了。也名的父親行三，而也名有位族兄的父親却正好是老大。自然，老大的兒子也是優越的多了，所以藉着老子的光，也名的族兄竟毫不費力的弄到過兩任縣長。可是他歲數也大了，他的老子還健在，但他却拋下他，讓他在家鄉度着殘年，自己偕了妻妾孩子到這裏來。至於也名，若不是維新的潮流澎湃，他那一字不識的，行三的農民，小地主，就斷不會供他自幼上學讀書。却不料讀書得年代不少，現在却連一些希望都沒有，只好躲在族兄的短簷下寄居。

『是如此的，』也名的族兄看透他的心境說：『我今天親眼見到來尋你的那個朋友，他太不夠樣，長亂的頭髮，破舊的短裝，簡直活似一個坐牢的囚犯，現在怕是住在這裏了吧？』

也名眉毛向上一跳，沒答話。

『其實，你的朋友住在這裏也沒什麼。我只恐怕他不夠是你的朋友，他不是有

職業的吧？我寧可願意你和這類人斷絕糾纏。」

也名本想答辯，駁覆，但又一尋思，覺得不該向一個不要臉的肥豬說什麼的。最後把一個「好」字聲音迸了出來。也沒再看他的族兄一眼，轉身就踏着沉重的脚步聲走出上房去。

他回到自己房裏，看看大瓚正在不管一切的昏沉沉地睡着。

### 三

次晨，秋末冬初的早風吹起了懶洋洋的太陽，冷紅的光綫放射到凋謝的樹梢上，和長着幾枝衰草的屋脊上。

屋子裏仍有些陰暗，睡在也名對面床上的大瓚由飽滿的休息中甦醒過來，首先舒展了一下腰腿，大聲打了個呵欠，揉揉眼睛，攏着一頭亂髮。又翻了幾回身才起來去搖動那昏昏不醒的也名說：

「死鬼！還作夢？看你的臉色，竟沒一點血色，鴉片烟鬼一樣哩！醒……」

又叫又搖動，也名慢慢的從夢中醒來，還沒睜開眼睛，就吐着胃氣臭的聲調：

「好，我在夢裏同那個村猪爭吵呢，氣的我！」說着好容易睜開了那有着砂眼分泌物的眼，看了看頭前的大颯，笑了笑！『我的臉色蒼白嗎？但是你也去照照鏡子。我們誰都一樣。昨晚你睡得會那麼甜密，但是你那裏知道我那縣長大哥就在那時候對我下了逐客令！』

「爲什麼？」大颯很是驚訝，眨眨那富於血絲的眼。

「爲什麼？你不知道，像他這種由民脂民膏養肥了的人物，處處都害怕，害怕有人向他揩油。可是我並未會叨過他一點光。」

「唔，」大颯立刻想起昨天同也名一進來，見着的那個神氣十足的矮胖子來：「他是這樣的！」

「那末——我昨晚攷慮了半夜，我想我們從今天就另尋地方去住。」



『對好！』大颯心裏正牢記着隨身帶着有百十元錢的事，便毫不遲疑的，覺得足可以維持幾天，雖顯得窘迫些，但比起在家裏就天地有別了。於是他告訴也名：『不要緊，我帶着還有幾個錢。』

『噢？』也名的眉眼一舒展，覺得任什麼難題都退避了。便打起精神，一面啣了紙煙，一面起床。

正當他們了草的預備盥嗽的時候，記者筱昆突然帶着一股冷氣從外面跑到這裏來，瞪着他活潑的眸子，用着清脆的聲音說：

『好呀，怎麼才起床嗎？』

『噢！』也名抬頭一看，不禁疑問：『爲什麼你清早就跑出來了？沒睡覺嗎？』

『嘻！』筱昆的臉向左畫了個圈子，一甩手說：『才倒霉呢！這張手紙大小的報紙從今天就停刊了！我們那位社長的面子究竟差池，津貼，無論怎樣去向大人先生們哀求，可是結果只弄到一副根本絕望的冷臉蛋，跟誰都敲不出一個銅！昨晚那

幾個僅有的工人們要錢，沒得給，他們就再也不幹了。停刊！停刊！」筱昆的眼向上凝視着天花板：『吃飯的路子太窄了。像我們的社長臉皮已夠厚的了，然而仍是束手無策！』

『那末，你這時候來要幹什麼呢？』也名問。

『可就說呢？我自己也不知道，好像我精神上空得怪難受，不知要怎麼樣才好。』

也名味的笑了一聲，有含蓄。又看見大颯的頭髮，便從容的說：

『怕什麼？大家要混，就在一起混好了。我們倆要尋個地方住哩。你能給想法子？』

沉思了一下，筱昆忽想起：

『這個還成問題？天從那裏不是沒辦法住的。我覺得眼前的憂慮，却是我的生活問題。』

「我們的生活問題？」大瓠回過臉來說。

「我的，怎會是我們的。」筱昆帶笑不笑的。

「哈哈，哈哈，」也名仰面一笑，把手一拍：「誰的不是一樣呵？」

正在大聲說笑着的時候，裏面也名族兄的姨太令人傳出話來，隔着這裏的窗

子說：

「聲小些，先生們，縣長正睡着呢！」

也名望着窗外縐了縐眉尖，低聲回答着：

「哼，不要臉！」

#### 四

蒸汽軌路機拙笨的輾着石磴隆隆的吼着，行人們懷着驚奇的興奮聚攏着，翹着頭臉，嘖嘖贊嘆個不休。差不多都理想着將來的道路一定是平坦而且美麗的。

大颯，也名和筱昆正要去找天從，走到這裏，一面笑這人們的見識不足。一面喝叱着人們給閃開道路。

不料人們一閃躲，有一個農民，手裏提着一隻小圓竹籃子，偶一凝睛，便楞頭楞腦的過來一把拉住大颯，大喊道：

「怎我的先生麼！怎這巧麼，會在這碰上你快告訴我，你休在啥地方哩麼？」

大颯猛一見，這愚笨的農民不是別個，正是黑娃。容不得怎麼尋思，便不禁用力嚙着唾液，蒼白的臉上，額間，虛汗迸湧出來。一句話也不出聲，只往後退着。

「喂，怎麼？」也名莫明其妙的看着黑娃，看着大颯。

「哼，這一定有什麼麻煩的事故。」筱昆吐着平淡的口吻：「喂，有什麼事慢慢講！這麼楞！」

黑娃直着眼看着筱昆，悄悄的放下手說：

「先生，是這麼回事，是他先生麼，從有發爺那裏拿了一百多銀元，丟下了學

堂麼，不知啥時候就再也見不着他的影子了麼？」

「唔？」也名把嘴攏得很圓，裂着眼看得大羸的臉頰發紅。

「那末，你拉他爲什麼呢？」筱昆追問着。

「是他夜來不見的麼，是我第二天一早就動身往省裏來做啥的麼。是有發爺叫我來買幾樣子東西，還要打聽他先生的影子哩。」

「唔，那末這回可算巧的很哪！」

大羸眼看着那些對於軋路機好奇的人們，已經有些個把視線移到自己身上了，於是他難爲情的再不願筱昆跟黑娃往下說啥話，他才低聲說着，把長髮一甩：

「喂，讓我們到天從那裏再說不好麼？」

「啥？」黑娃不管自己聽清楚沒有大羸的話，就大聲發急：「不得成，好巧麼才遇上你，你还要走麼？」

大羸羞憤的火焰，猛烈的暴發了，不多說一話句，只用了全羸弱的身體的力量，

舉起手臂，猛照定黑娃就是一掌。

呵的一聲，黑娃踏在碎石礮上的脚跟站立不穩，就跌倒下去，手裏提着的小竹籃也拋下了，一塊塊的乾饑滾了出來。可是他手心裏握着的三塊銀元却仍握得很緊。一面掙扎着爬，一面指着大羶喊叫着：

『怎你也是先生麼，你拐了有發爺的錢，跑到省裏來打人麼！』

『你喊叫？我還要打！喊叫！』大羶喘息着，心血跳得冬冬的响，兩隻富有紅血絲的眼，更發紅了。

人們把他們圍上，看戲似的。

黑娃見勢不好，一面嚇回了聲音，一面拾着乾饑爬起身來。

『走！』大羶於是對也明和筱昆說了一聲，領頭擠出人叢。

黑娃一見他走了，便急着又大聲喊叫起來，但沒敢上前去追了。而且又被也名作威的罵了一聲；

「混賬，發瘋！什麼東西！」說着就向筱昆悄悄的遞過一個暗笑，趕上大颯去了。人們目送着他們的三個影子，聆聽黑娃述說一切。蒸汽軋路機輾着碎石碴，直向他們嗚叫着尖脆的汽笛。

臨末了，黑娃自言自語的凌空示威道：

「把他媽的，看我怎樣去告訴有發爺說，連夜趕回，連夜派人來尋拿他鬼子孫！還要問艾老算算那頓酒席賬哩。反正得娃這一夥子厲害只管厲害，反正他們也通恨你這鬼子孫！你打我？你跑？看你跑到哪兒！」

## 五

也名和筱昆伴着又羞又憤的大颯直到公立女中來找天從。僕人領他們一進那簡陋的天從的辦公室，就看到一些女生，在那裏吵嚷着尖銳刺腦的嬌憤的聲音。大颯是格外煩惱的逕自檢了個角落坐在椅子上。也名驚奇的要想知道學生們和

天從正吵什麼。筱昆呢，他却一心一意的賞鑑着學生們短裙下的圓腿。

天從轉眼見到他們，於是打着又可憐又急惱的手勢對學生們說：

「你們的意思等校長回來再說好不好呢？我自有我的難處，好同學們，得哩，好，等校長回來，他會說明呀！」

話還沒說完，學生們便嘩的一下，又掀起七嘴八舌的尖脆的聲浪。

天從於是把臉一沈，眼盯住桌上的月攷分數單，一聲不响。學生們的囂聲漸落下來，同時發現有着這樣的三個客人已經在等待和天從說話了，她們便交織着眼光，安靜起來，這時天從才沉着面孔說：

「你們既不諒解我的難處，那末等校長來，去向他提出辦法吧，我的難處——」  
學生們沒話說，像因為某種原因把話忘了一樣，等一聽到上課鐘聲音響來，他們便連說帶笑着一哄出去了。

「真麻煩！」天從鬆緩了口氣，招呼着他們三人說：「事情是這樣的，我們有一



個學生本是個姨太太，仗着她老爺的權勢大，便要在學校裏爲王，誰也不好惹，月致成績不好，她拚着命要再另答回卷子，誰知別的學生們知道了。她不告假，她們也不敢來麻煩我，偏巧今天她請假。唉，天這門功課竟會是我兼着！

「嘻！」筱昆把下頰向前一仰就微笑了：「還不幸福嗎？得了，我給你個策略，等他們再來的時候，你就說：『別麻煩我了，我們那學生王來了，誰個不怕，』對不真是妙事！」

天從無可奈何的哼了一聲。也名把手掌向大颯一翻說：

「還有這樣不要臉的學生！」

「唔，你們來有什麼事嗎？」天從想起來問。

也名便把簡單的來意說明。天從思量了一回，又用那比較飽於事故的眼光，瞥了大颯一眼，對他們表示歡迎道：

「這個沒什麼，我那裏還有一間屋子閒着，可以住的。」

大颯暗自喜悅着，把剛才那意外的事，也幾乎忘了。便不容緩的問：

「那末，我們可以現在去那裏看看嗎？」

「這個，」天從沉思了一回說：「好好，我還有一堂課，正想請假，不給她們上了，免得躲不開麻煩。好哩，咱一起去看看，就走。」

天從寫好了請假單，交人送給教務上去以後，便要同他們三個一齊到家裏去。不料筱昆猶自呆呆的，站在窗前望着學生們上體育，很是出神。人們都走出，他還不知道似的。虧得也名發覺，匆忙的又進來招呼他。於是他笑了。

一路上，大颯，也名都和天從談說着，可是筱昆却一聲不響。天從的話很多，而他只聽到一些『要知道：要知道：』的字句。

直等到進了天從的院子，又進了一間沒有住人的房裏看了看，又出來，走進天從的房裏以後，筱昆才仔細看着壁上懸着的一張少女的像片，就近拍着身旁坐下的大颯說：

『噢，你看！只要是學生，那簡直是天之驕子，樂園裏的仙姑，那生活，又無慮，又無憂，又美麗，又舒服！』

『好一個又舒服！』也名答言：『你沒嘗過學生生活嗎？是像你這樣忘形的說法嗎？奇怪。』

『是你們不知，』筱昆看着天從解釋着。『好像我的精神上空得怪難受，不知怎麼樣才好似的。』

『怎麼才好，有個正經事幹着就好了。』天從說：『要知道，我早就看出來，你們的報社絕沒什麼希望。』

『但只要不塌台，好歹每天出着，那總比這麼完了好。看吧，天是就要入冬了，而我們都比你不起呀！老哥。』

天從沒什麼回答，却笑了笑。這對於也名還沒什麼強烈的反應。在大羶呢，却深刻的覺到。在眼前的情景多半是一個無涯的苦海，而且所謂有着自由姿態的『趣

味，』怕也不是什麼甜美的。於是煩惱湧上心頭，便想起剛才拳打黑娃的情景來，呵，那真是一個不能不懸念的情景。

## 六

夜來了，大楓算是在天從家裏住下。也名說回他族兄那裏取行李，但夜深了也沒再來。大楓總在不安的盤算着，覺得憂患確在眼前。寒冷終會很快的降臨，對於沒錢的人真會是致命的襲擊呵！於是大楓又後悔起來，以爲不能忍耐的在家鄉挨些苦日子，真是錯誤。現在的情形，成問題的百元錢終歸有限。又怎敢保證那吃人血的有發，將來不真個派人來追尋呢？於是他自覺着：

『唉，苦痛，俗庸的苦痛呵！』

煩惱的牽延着良夜的寂寞，直到夜深後他才沉入了雜亂怪誕的夢鄉。

也是意想不到的，也名本決定回去拿了自己一些簡單的東西，再也不寄居他

那縣長族兄的矮簷下了。不料當他回去的時候，他的族兄正焦急地等待着他說話。是因為有一位老朋友才新榮膺××省的什麼機關的要職，馬上要動身赴職。於是才覺得良機不可錯，就囑託那位新貴給也名弄一個小小的位置，只要不讓他無業遊蕩着就行了。而所得的答覆是：

『好辦好辦，最妥是我們一齊動身，我也方便。』

就這樣，也名的族兄當他回來時就把話都講明了。最先也名還打不定主意，以為像自己這樣的年青人，怎好去來那一套；但最後族兄提醒他說：

『那末，你既不回家，又沒別的事可做，難道就兩眼白瞪着時日空過嗎？我甯可不幫助你這樣幹。現在的社會情形夠多麼困難，碰着機會還不抓嗎……』

於是也名便決定了：

『怎樣不是一個鬼混去我去。』

第二天，當大颯還在焦躁的夢裏糾纏不清的時候，也名便同筱昆來找他。他眼

睜開了問

「昨晚爲什麼沒來？」

「好！」筱昆誇張聲勢的：「也名馬上就是官運亨通了。我們一定讓他先請客再起程好！」

「怎麼？」大颯詫異着從床上起來。

「沒法子，」頹唐氣反滿浮在也名的瘦臉上：「也只好混到那裏說那裏。」

等大颯問明了原故，那末便又有一點希望之光閃動在眼前。他試探着也名的口吻：

「這樣說，我們也有向你叨光的可能了吧？」

「笑話，難道我狗似的追隨着那可憎的人去吃他吐下來的人骨頭，就會是我們的理想嗎？混，還有什麼好說的？」

這回答真像一陣無情的惡風，吹滅了大颯這飄渺的希望之光。

筱昆看着大嫲的臉，沉在空虛的失望裏，他便一味的催促着非去一起吃一回酒不可。但也名也沒這錢，却很破費大嫲那些僅有的銀元，成問題的錢。並且誰也不知道，大嫲此刻，心裏着實有些顧忌，並不是怕有限的錢會猛一下就消耗了去，却担心着走在街上也許又碰到那該死的黑娃吧？

## 七

午餐後，筱昆的情緒完全浸溺在酒醉裏，意志痿痹，制不住狂妄的衝動支配着整個身體的行動。大嫲的蒼白的臉頰，因爲心臟的跳動非常迅速，一陣陣的暈紅便向上湧，同時兩眼也燒得佈滿了紅血絲。他煩苦的一定要痛哭，不斷的搔着那蓬亂的頭髮。也名還是平常似的態度，他領他倆出了飯館，伴着他們在街道上走。

這時，在乞丐絡繹不停的各色各調的哀叫裏，初冬的北風吹來很冷。大嫲只覺得眼前紛紛是淒涼的，煩惱的銀星，胡亂的飛着，讓人頭暈。支持不住，他說着澀滯的

提議：

「喂，快回到床上去，睡，一定要睡下！」

「咦？」筱昆放縱出流氓的味道來，斜了那麻醉了的眼光，狡猾的笑着：「那末，我的娃呀，你就倒在我的懷抱裏吧，我會讓你這樣混上一輩子哩，好不？」

「真不要臉了？走在街上！」也名攔阻着筱昆的醜態。

「咦？怪道哩？你怎麼會這麼鄭重？我不要臉了，你說的，這是時代精神，哈哈……」也名看着筱昆這種肆意的狂笑，又不好惱怒，又不能原諒，他蹙着眉盯住他，停步不走了。大飄一聲不能響的，手按着脹痛的頭，也停在旁邊。

「咦？怎麼不走呢？走，我們去找天從，你想他夠多末舒服，又是房子，又是薪金，還有一羣羣的女生圍來圍去，走走呀！」

「走！」也名對於他這不堪的醉態，制不住氣惱，他吐着一個個的字音，像用着舞台上發聲法：「讓我們坐了車子走到天從那，見着他，看你能說什麼！」



「好，走呀！」筱昆身體如同隨着北風吹着搖晃起來，癡癡的像一個神經病者。他們乘了車子，來到天從家。但天從沒在，他的妻招待着他們。也名在等待着天從，預備告訴他，讓他知道自己要走的事。大颯沒多說話，就跑到自己暫住的房裏懷着煩苦的睡去。

獨有筱昆仍一味的沉醉着耍弄着癡癡的醜態。他說東道西的，又看見壁上的那張少女的像片。出神的盯住它，瘋狂的，他自以為那美麗的少女的小照彷彿是活了，她笑，笑得這樣迷離撲朔的耐人尋味，再也禁不住這無知的衝動，他從壁上取它下來，持在兩手裏，憨笑着，對着照片發出輕狂的聲調：

「我的乖，看你這無思無慮的美麗呀！我看得醉了，乖……」說着便發狂的吻着玻璃。

「呀！」天從的妻驚急的，激起怒火，急促的放出尖銳的責備：「怎麼你瘋了嗎？那是我的姪女呵？」

也名手一拍到桌子上，瘦窄的胸膛一挺，瞪起他發怒的眼，眉毛向上一跳；

「還知道你是誰了嗎？瘋了。笑話！」

天從的妻，眼看着筱昆一直在忘形的固執着那不堪的醜態。婦人的心緒，更縱起全身的憤火來，她趕上去，奪取照片：

「這真是個醉得忘了自己還是人嗎？拿來，豈有此理！」

筱昆放鬆了手裏的像片，喘息着，呆癡的盯住天從妻的面頰，嘴角上隱藏着那可怕的可笑的輕浮的笑意。

天從的妻微微有些顫抖，她恐怖了。她急待躲開這醉鬼的視線。

但沒容她移動身體，筱昆便猛虎似的突然擁抱了她，閉着眼說：

「唉，我，我什麼都需要着呵！」

尖銳的叫罵，天從的妻，老實不客氣的掙脫着，還給筱昆一個無情的嘴巴：

「死鬼！反了嗎？」

也名掀起從來沒有的氣憤，用力踏着沉重的脚步，趕上前，一把推開筱昆，罵道：「我還不知道，你原來會真的這樣不要臉？」

興奮，狂放，全由最高點猛然間一落千丈，臍下的只有羞悔的疲乏，筱昆倒在椅子上，喘息着酒臭氣，目不轉睛的凌空望着。

天從的妻憤怒的溢着淚，惡狠狠的扯起筱昆就往外推。他沒有反抗，順勢就歪斜着彳亍到門外去。心裏一陣惡絞，哇的一下，就吐出了最髒的雜物，讓惡臭散漫在滿街。顧不得怎樣清擦，他就孤獨着擺着疲乏無力的身體走去了。

午後，天從才由學校裏回來，一進門見到了妻的臉色滿是冰冷，默默的呆了一會，才對也名說：

「聽說你要有事走了？」

「不錯。原來筱昆那人——」

天從的妻於是把話搶過，去任什麼都告訴給天從了。但他並沒動什麼惱怒，也

沒說筱昆什麼。却問也名說：

「大颯這人？」

「我們還不是一樣，一到社會，任什麼辦法都說不上了，還有什麼強烈的個性呢？只是他比我還沒辦法，最好你可以讓他在你這裏過幾天閒日子。」也名的眼光，顯然很關懷大颯。手指瘦瘦的，在悄悄的撫弄着他那有了污氣的桃色領帶。

天從眼看着他，他的妻正在表示着不喜悅的情緒，他便慢吞吞的說了一聲：

「沒有什麼。不過你就便總要給他想法子。要知道，像他這樣長久下去，危險的很哪！」

聳了聳眉頭，也名沒回答……

最後，也名臨走前，跑到大颯面前，見他睡得死氣沉沉，紅暈過了的臉，顏色更顯蒼白了，在那團散亂的髮下，他的雙眉是那樣的不舒展。於是也名苦笑了一下，說道：

「睡吧，看你什麼時候醒！」

說着。他還寫下一張紙條，留在大颯頭前：

「……我走了，說不定混到什麼程途……等我有信給你……」

## 八

空虛，任什麼希望都沒有，半點都無從把握。只有冬漸深，冷酷侵襲得使人胆寒。

就這樣的大颯度着煩悶的時光，有限的錢在隨了時光的逝去而愈消費愈少得可憐。一切都無聊，有時想那枝筆，要抒情的繪些素描，可是筆一拿在手裏，紙便遭了惡運，因為它不能呈現出什麼美妙的構圖，無辜的，它僅得到一些殘酷的蹂躪，濁混的筆尖把潔白的紙張戳得破碎不堪，大颯的懊惱順着筆尖落到紙上了。

無可如何，他孤獨的浸沉在無情的冰冷裏，盤算着該向何處去？大都市麼？大都市的惡况病症不早就危急得難以救藥了嗎？鄉下，是的，它貧瘠並且愚蠢，當牛當馬

的拖着幹，都不得活了。

於是大颯又想到大多數勞苦農人的作爲，他想到洗孔是那樣的會同着農民們共甘苦，齊奮鬥，英勇的去開拓他們的生路。呵！他們何嘗愚蠢：他們懂得要怎樣的從死裏拚出生路來，他們自發的，樸實而且直率的，那末實在的幹着，貧苦的掙扎裏，那有什麼嚴重的愚昧？像自己，雖好像沒被什麼成見給捉弄着，也沒被什麼教條給麻醉着，但自己彷彿怕見實際，只憧憬着什麼自由，什麼巧遇，今日不論明天的走着個人的路，牽延着毫無意味的時光。結果呢，前途只有一片漆黑的憂患，愈走愈顯然。推斷下去，是不堪！於是大颯深自嘆息了：

「唉，最愚蠢的要算是我自己！無知的真像一隻可憐的野狗！是這麼孤伶，是這麼絕望。」

正在他自言自責的時候，天從的房裏透出一陣嘩嘩的麻將牌聲，還混合着那爭執小賭賬的表白聲。這時大颯確是酷苛的諷刺，使他更深感到寒冷和孤伶。

是的，天從，尤其是他的妻，一個只愛小利，不懂重大事故的婦人，一個典型的小職員的妻。她對於像大颯這樣一個生疏的無業青年，讓他較久的寄居着，那夠多麼合不來呢？他們用着極淡漠的眼光看待大颯，用着訴苦報窮的口吻輕描淡寫的向他講上個把句話，他們熟視無睹的一任大颯獨守着寒冷的空房，而他們却除去安靜守着炭火之外，便是希圖贏上幾個錢的約了人來作着流行的賭博。

『將如何呢？向那裏去？』歸結成了這一個問題翻來覆去的攪着大颯的苦心。

『回家鄉去麼？』他自己問着自己。

『難道忘了天從的話了？』他自己回答着自己。原來在前幾天天從曾告訴他一個確實的消息，說他們縣裏已經鬧過匪了。

『即使想方法冒着危險回家去，也恐怕地方上的農人們不會諒解自己吧！要他們諒解自己，是沒有理由的事。並且若是湊巧在那裏遇着了有發，好，那還了得麼？』大颯最後一句話，仍然是：『到何處去？去幹什麼呢？』

## 九

愈感到前途的渺茫悠遠，便認爲自己的生存理想愈日漸有限。向那裏去？四面的冷酷逼着他走出了天從的家門，無目的的，一任北風擊打着自已瘦弱的身軀。大飊的整個身體長縮着，拖着那破了的，凍腳的大皮鞋。他尋着陽光照到的地方胡亂的走着。然而冬季的太陽也是死氣沉沉的給不了人們多少恩惠。它止不住讓冷得顫抖的大飊的心緒悲哀。

悲哀的，他聽到兩旁不斷的各色各調的乞丐哀求聲。滿散佈着辛酸。希望路人給以同情。但真個同情的又有多少呢？乞丐是多麼無恥的生活。但這很夠使大飊感觸的了。他痛楚的要流淚，他想也要那樣盡情的哀號着。

『誰買小孩哩？』這又是一種呼喊。『誰買娃娃哩？娃是賣的呀！』

其實。在過去不久的幾年前，賣小孩子解渴的事，又算什麼呢？近來是少了。不過



大飄一向好幾年全在外邊過着學生生活。又怎能熟習這情景呢？此刻他不能不注意，停了脚步。他順着叫賣聲的方向一看：

「呵？」他驚異了。「好眼熟的農人呵？」

「賣娃哩！」那高大身材的農民，病容滿臉，薄薄的短襖裹着他消瘦了的軀幹。一個兩三歲的小孩子，頭上插了一枝衰草，被他抱在胸間。孩子也是那樣無精打彩的，像飽於人間的困苦，一樣的耐着性子，任憑大人的處置。

「誰？」大飄走近一看，認出他是農人牛娃子。

「噢，先生，你？」牛娃子也突然認出他來：「你不是艾登——」他臉上顫抖着，他不知要訴說什麼。

「就是的，你怎哩？賣誰的小孩？」

「誰的麼，還不是我的麼！沒法子！你怎一來省裏就不回了麼？前些日子，誰都知道你拐了有發那死鬼的錢跑到省裏來，黑娃那鬼子孫的見了你，他告訴了有發。」

「呵，他現在還想怎樣我？」大羶微弱的心田跳起來。

「怎樣麼？我的先生，你還作夢哩，他死了！」

「怎麼說？」

於是牛娃把一切事都告訴了大羶，說有發是怎樣死在村子人們的手裏。洗孔怎樣和得娃那麼多人一起都走了。最後大羶問：

「那末，我的父親呢？」

「你的大人麼呀？我的天！自你走後，有發就急了，他喊叫着，硬由他逼着艾老往出交地畝，說是非由他抵償你拐走的銀元不可麼！抵償不了，就收地麼！還得把那一回子的酒席錢也償清了麼，急不容緩，唉，他是那末蠻橫，活把艾老給逼死了，你就不知道麼？」

一口冷氣吸進去，很久沒呼出來，大羶蒼白的臉像張紙，好不容易才噢了一聲。任什麼也不能說了。

「你傷心麼，那濟啥事呢？反正有發有了報應了。」村人牛娃子回想起來，事情的演變不過一二個月。他感嘆着，心情更難過了。

大鵬在發呆。

村人牛娃緩了口氣，才慢吞吞的說：

「先生，沒法子麼，我害了病，不能跟他們一路走麼，在村裏又過不成了。你能幫我把麼？」兩隻誠摯的大眼，在冒着希望的光輝。

「哼，」大鵬手摸着衣袋裏的錢，只有很少幾元了。這時，他不知腦子裏究竟要盤算什麼。半自覺的，他掏出了一些可憐的錢，看也沒看，就遞給牛娃的手裏。沒再說一個字音，他癡了一樣的奔向一個賣鴉片煙膏的店舖裏去。他拿出僅賸下的一元錢，買了一些煙膏，緊緊的握在手裏。

回到天從家裏來，大羶逕踏進自己暫住的空房裏，兩隻富於血絲的眼睛，瞪冰冷的土壁，可怕地張大着他流着泉涌一樣的淚，他打開每一個鴉片烟泡，他勇敢的把它們送到嘴裏去，連看它們都不看，嚇到肚子裏，流着無止盡的淚，靜待死神的噬臨。

不一時，他覺得肚子微微有些異動，不由得把頭往桌上一俯，但這樣一來，他才發見了一件東西，是那末滿帶着希望的光彩的東西，是也名走過這許多日子以來，寄來的第一封信哪。於是大羶焦躁了，他悔恨自己爲什麼要自殺，說不定也名的信上，會告訴自己說已經給自己找到職業了，但是……肚子開始疼痛了。

他很想燒掉了這信，不看，但終於沒這樣做，他咬着牙作最後的追求，打開信看，  
上寫：

「……你的事，雖然沒有給你謀到，但是，以我這短短的才幾十天的經驗，事實指示給我，呵大羶，我們不必一味的往迷霧裏走，混，混是辦不到的，像狗似的混去下，

也是辦不到的，一隻狗當牠年紀大些，可是還沒死的時候，主人會斷送了牠的。更何況狗皮是如此的難得到手，像我這樣，雖然可憐的要命，可及得上的又有多少呢？然而要注意，我這是死路……

這裏，我所見到的事實，是以民族偏見來肆行侵害的殘酷，是生活日漸苦痛的大衆生活，苦痛已竟到了不堪了……

然而這一切都不足以使我們悲傷頹唐！你想我本來是有着怎樣一個強烈個性的青年，但事實在真確的刺激着我，在這裏的的確確有着偉大的，悲壯的，光明的前途，青年們都在覺醒了。大家的怒吼，也叫醒了我。我是再沒有一點煩悶了……

我知道你最近一定很苦，但我謹以至誠，忠告你：覺醒！趕上大家的隊伍，道路不是天生的。光明的時日，是由人們的手創造的……」

也名的信，大飄仍覺得抽象。但他才要往具體的實際上去印證，可是毒素的無情，已經在發作了。

尖利的，短促的，暴烈的號喊，慢慢的由呻吟裏叫喚出來。滾在土地上，翻過來，倒過去。兩手要扯破肚皮，眼珠要突出。

天從房裏的他們都在頓時的沉靜後，驚慌的齊跑過來。他們裂着嘴唇，手足無措地看着，不明白究竟這是怎麼一回事。

